【小狗懶擦鞋】

香港粗口文化研究

次文化堂

彭志銘

普及文化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040643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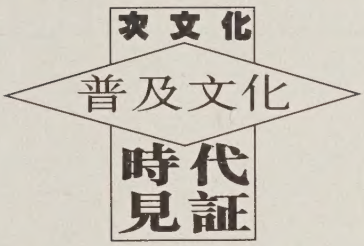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

彭志銘 次文化堂社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曾任製片及編劇。近年專心搞出版，辦過《次文化月刊》及《漫畫讀物》雜誌。著作有《黑俠》漫畫及小說、《次文化語言．香港新方言概論》、《寫在天地蒼茫時》、《獨坐荒堂》、《私人照相簿》、《窮孩兒．貴州行雜記》、《心靈酸辣湯》、《正字正確》和《正字審查》。

電郵：cmpang05@yahoo.com.hk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0406432

次文化普及文化叢書

普及文化系列之一六一

小狗懶擦鞋

香港粗口文化研究

彭志銘⊙著

次文化堂出版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161

小狗懶擦鞋

作　　者：彭志銘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吳　昊
執行編輯：李子翹
美術編輯：李家欣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07年7月初版　2008年6月第四版
書　　號：SCB454
ISBN：978-962-992-161-3
定　　價：HK$55

©二〇〇八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序 一

粗話與雅意

吳昊

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副教授

喜見港式粗話專著遲遲面世。可喜，因為遲來總好過不來。

我輩自命香港文化研究之「學者」，經常嚷着要研究香港粗言穢語並著書立說，結果全部淪於口的巨人手的侏儒，空叫多年，隻字未見，非常失禮。其實，香港俗文化語言範疇之中，最難研究者首推粗話和黑語(而兩種語言亦互為關連)，概因：

• 學術態度保守

傳統華人語言學界存在歧視，認為只有「雅言」才有研究價值，把粗鄙語言視作邪魔外道，最好趕盡殺絕，更遑論為文撰書，而西方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已著書討論性笑話和粗話與潛意識及無

意識的關係，繼後洋文專著有關Dirty words、Vulgar language、Sex jokes(包括辭書)者紛陳，而我們的前輩卻故步自封，思想竟落後整個世紀也。

• 辨別字源不易

粵式／港式粗話很多是有字源的，古字書早有收錄「屌」(音如「丟」)、「屄」(音如「鷄」)、「屎」(音如「鳩」)、「屪」(音如「卵」)等字，《康熙字典》皆有所載，世人無知，總認為粗話有音無字，只識自創新字，也就自暴其淺。但面對浩瀚的古字海，要尋根追源談何容易，非學識高超不能為之，況且粗口自創字也有其妙趣之處，亦別具文化特色與時代精神，反映出一種集體心理和記憶，值得審視，而徘徊古文字和自創字之間，又會倍感迷失手足無措，如何取其兩者之平衡，甚考功夫也。

• 文化特徵難認

粗口亦講求技巧，並非一味夠「粗」便可，有時要擅用諧音(例如將「老母」說成「鹵味」，特別以數字做諧音，如「六七」、「六九」之類)，有時施展戲謔語(如「打救佢」、「燒數簿」)，有時需要粉飾美化(如文雅地「問候令

壽堂」、出動四字詞語「騎馬過海」），有時取其比喻意（如「打魚彈」、「輪大米」），有時出到歇後語（如「高佬森曬太陽」、「阿婆賽跑」），有時取其形體動作（如「頂肺」、「吹簫」），洋洋大觀，變化多端，要把握其規律，實不易為也。

• 地方本色難分

粗言穢語也有區域特色，粵人出口成「（不）文」，句句鏗鏘，北方人技差幾籌，拍馬難追，有說南蠻之人好勇鬥狠，侵略性強，連語言也份外顯得暴戾，此之謂「語言暴力」是也。舊時東莞人被譏為口語中十句話，總有八句不離「屌」字，而這種「陋習」不斷擴散，「禍」延香港（開埠時期大量勞工來自東莞）。其實，追查下去，仍有下文，據《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載：「屌，良刃切，震韻 • 閩南人指男性生殖器。」正是閩南方言特色在東莞落地生根，才變本加厲吧了。由此得見，最難研究就是粗話的地區性傳播，因為反映地方性格與精神變化，更顯示人民的遷移與同化（舉個例，今之東莞人談吐「溫文」很多了），最為抽象不過也。

雖然困難重重，但不等如不可為。我輩之中以研究香港俗話為己任的次文化堂主彭志銘兄(在嶺南大學取得文化研究碩士)勇闖難關，出版專著論港式粗口(繼而還會出版黑語研究)，率先將學術與通俗相互結合，更希望投石問路，引發更多學人能排除萬(困)難，將研究所得著書立說。要知道，研究語言一如研究文化，本來就沒有雅與不雅之分，語言是人類在一定的歷史、社會、政治、地理各條件，經過長期積累而約定俗成的深厚文化層，如果心胸狹窄，帶着有色眼鏡，借衛道之名而妄生歧視，只能給全面性的語言文化製造斷層碎局，就算閣下自謂研究的是「雅言」也都失去「雅意」，只貽笑大方而已。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二日

序 二

容若

香港文字研究者

我從小就聽到別人講粗口。可能因為長輩多為政、軍、警界，此三界人士發官威時，滿口「那話兒」。也經常聽到名人講粗口的故事，最聽得多是李登同的「三字經」。據說，李將軍召集部屬訓話，開口必是那三個字(罵人的粗話)，故稱「三字經」。其他界別，也有講粗口的，尤其是處於社會下層所謂「三教九流」，同樣是滿口「那話兒」。

所謂「那話兒」，是文人對性器官的隱稱，不論男陽女陰，統稱「那話兒」。不知當時是否要逃避「三級」或「不雅」的裁判，而改用這三個字？

講粗口，是向對方發洩的行為，字字使對方(尤其是對方娘親)受侮辱。講粗口，當然有損人格，有修養的人不屑為之。可是，權力到手，往往失控，而以一逞

為快。沒有權力的流氓，雖然居於社會底層，由於文化極低，難有涵養，自不免滿口「那話兒」。

何以不分富貴貧賤，這麼多人講粗口？原來有歷史淵源。史書記載：漢高祖（劉邦）也講粗口；雖貴為皇帝，此習未改。古時沒有「粗口」這個名稱，稱為「嫚罵」（嫚字，女旁）。古典文學名著中的人物對白，往往也有粗口。常見於《水滸傳》、《金瓶梅》的粗口用字，厥為「鳥」字。不過請勿誤會這是指飛禽，非也非也。這是個假借字，古音讀吊（上聲）。不知是否「花和尚」魯智深一口氣用了十幾個「鳥」字，吳語、粵語，乃至官話方言，都以「鳥」字罵人，或用作動詞，或用作形容詞，不一而足。「鳥」字進入各種方言領域後，就改用當地的方言字去代替。有些罵人的詞語，在古典小說中，表面看來十分文雅，一旦進入方言，就粗鄙不堪。見於《紅樓夢》的「銀樣鑞鎗頭」，在粵人口中變成「死×」（這個字請恕用交叉代替）。

說出來，可能大家不信。我青年時期寫小說，也曾利用粗口作為刻劃人物性格、突出人物形象的手法之一，那是在人物對白中加插適合其身份的粗口。這是文學創作所必需。在還比較保守的年代，稿投到報刊，編

輯照登；也不曾被裁定為「不雅」；還有人讚我「寫得生動」。當然，運用粗口於作品中，要適可而止，絕不要濫。明清小說已有傳統，魯迅先生筆下也有「國罵」。由此可見，粗口之利用，是好是壞，決定於作者的態度和手法。當然，我在日常生活中絕不講粗口，也不贊成講粗口。

最近，彭志銘兄告訴我，他要寫一本研究粗口的書，囑我寫序。他問我要不要看原稿。我說：「近日特別忙，不看了，信得過你！凡是研究任何語言文字的學問，我都贊成。你志在研究，我怎會拒絕呢！」所以草草地寫了這篇序。是否有當，尚祈方家指正。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四日

序 三

醜語乎？美語乎？

黃仲鳴

香港作家協會主席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很多很多年前看金庸的《書劍恩仇錄》。當看到第五回，紅花會好漢蔣四根忽然爆出幾句粵語粗口來，不禁眼前一亮，大為興奮。那幾句粗口是：「丟那媽，上就上，唔上就唔上喇；你地班契弟，費事理你咁多。」其後又說：「一班契弟，你老母……」這幾句穢語，金庸老先生改《書劍》三次，都沒有改去。

這是因為，語言本無「穢」與「不穢」之分，端視當時的語境，和說者是何人。蔣四根的罵語，是射向清廷鷹犬；此時此候，不爆幾句本土粗口出來，又怎增其氣勢？又怎能不洩洩心頭之火？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中說：「語言文字的美醜是由題旨情境決定的，並非語言文字本身有甚麼美醜在。語言文字的美醜全在於用得切

當不切當：用得切當便是美，用得不切當便是醜。」這番話的確不錯。

同樣，我們看《紅樓夢》，看到第九回便有五個「肏」字。這個「肏」字，即是金庸先生筆下的「丟」。據余雲華《醜語大觀》(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說，「丟」與「肏」都是性交動作。「丟」，義同「入」，泛濫於粵港；而「肏」，流行於北京、廣州、蘇州一帶。由此而觀，寫「丟」，沒錯；寫「肏」，也沒錯，而且意象更為真切、震撼！大寫雅文的董橋先生也曾爆了一句：肏！

看來粗語、詈語用得其所，當更為傳神，更為入木三分呢！

只不過，中國人偏多忌諱，偏要「遮醜」，往往將這些所謂「醜語」，不是以「借代」的手法，就是以「省略中心」的技法掩飾過去。魯迅先生指為「國罵」的「他媽的」，就是「省略中心」詞，「他媽的」甚麼？自然是「他媽的屄」，正如粵語的「丟那媽」就是「丟那媽的屄」一樣。這個「屄」，指的就是女性的生殖器。

「屄」既被視為醜語，神州大地，各處遂有「借代」，如「媽那巴子」、「娘西皮」、「行頭」、「家什」、「東西」等等。至於李敖筆下的廣府話「丟你媽個唉」的「唉」字，卻

是「借音」，其意也是「屄」。粵港人的借音是一流的，如將「你老母」說成「你鹵味」；將男性生殖器說成「九」、「七」。多年前，梁寶耳(即《信報》專欄作者程逸)便曾在《盤古》雜誌解釋過甚麼是「昂九」與「笨七」，令人噴飯！六十年代，韓中旋任《明報》編輯，曾起標題曰「打炮廿一響，送御妹過海」，這個「海」字，也是「借音」。

粵港粗話是個「寶庫」，但從來沒有人去研究；被視為「不雅」是主因，而欲研究者往往心存顧忌、害怕被「輕視」而趑趄不前。次文化堂主彭志銘不怕面懵、不怕困難，搜集資料、研究多年，終將大著印行，實是語言界、文化界的喜訊；為此等「醜語」保留命脈，嘉惠未來學者，實是功德無量。

話說回頭，「醜語」無論在文章上、口頭上運用得「適當」，便有「力拔千鈞」之勢，這時，它並非「醜語」，而是美得令人愛透(這個「透」字，等同「肏」，流行於山西一帶，粗話有「透他姐，入他媽」)的「美語」。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八日

自 序

小狗懶擦鞋

彭志銘

這本小書，是我在一九九五年，於《新報》所寫的專欄結集而成的！

研究及出版「香港粗口」，是有必要和急切的，除香港政府至今仍說不準「粗口」的定義，卻高喊嚴打重罰，這般失常吊詭之荒謬外，今天，即用即棄的年代，文化的流失，歷史的破壞，更甚嚴重，怎能不盡早紀錄、整理和作出調查報告呢？

說粗言穢語，是有失斯文和不應該的，但若政府靠用高壓手段去嚴懲整治，那就是更失斯文和不應該，兼反智的。

今年六月四日，大陸《成都晚報》刊登了一段「向堅強的64遇難者母親致敬」的小廣告，事後，報館當然遭整頓啦！但最令人驚訝的，是接納這廣告生意的，是位廿歲多的營業員，她居然不知「64」是甚麼，還以為是向六十四個遇難礦工母親致敬，這就是禁言和控制言論的最

響亮的警號和教訓。

本書內文，當年，在報章專欄發表時，頗為粗疏，所以，今趟，我細心執漏補遺，希望不致失禮街坊，其中，我更有嚴重的「自我審查」，臨付梓印刷前，硬抽起幾篇較為出位和具爭議的劣文，我不是怕此書被禁，或公司遭整頓，而是為了不讓香港負責文化出版監控和審訂的影視處(或淫審處)的諸公諸婆又再神經過敏的做出尷尬事，貽笑大方。

五十多年前，胡適先生早已說過，寫作不應避俗字，故此，我寫這書時，毫不忌諱避俗的有話直說，將所學所知的，巨細無遺地，說個嚦嚦吧啦！最重要的，是不用俗字，全用正寫，將香港政府視為廣東粗口的五個性字，以「真面目」示人。

話時話，何解香港政府只管制「廣州話粗口」，那麼，台灣的、北京的、上海的，甚或潮州和客家的，卻又聽而不聞，視若無睹的呢？它們不是中國話嗎？

誰去決定人家的說話權呢？

香港政府字庫裏，有標準「粗口」正字的，但仍多造幾個「門」字部首的俗寫，原意是為了切合大眾約定俗成的客觀需要，偏偏正好反映到香港文化的滑落。

這類香港獨特的「門內有義」的字，在五、六十年代

已流行各大公廁的門格內，是廁所文章不可缺的「性」字。當年，不只一個單字或兩字詞語的寫，通常是七言五絕的成首詩咁作出來，這顯示當時的文化基礎深厚，反觀時下的寫作水平，連廁所文章也不如矣！

本書名「小狗懶擦鞋」，來自八十年代尾，香港文化圈內，有朋友將「一門五傑」的港式粗口字「小九能七西」，諧音再創造，這又表現了香港人的創意和適應力，並且，也反映到因政府語言政策的管制，才有這樣的創作；同時，更證明了語言（言論）是沒法打壓的，只有白癡才會想剝奪人家的說話權（或話語權）。

同樣道理，當一個社會的文化願景，跌落在無文化而有權力的人手上時，我得嚴正的告之他們，單靠「武力鎮壓」，是沒法辦得好的，應要從教育入手，讓人更加有知識，分辨好壞，有思考能力，懂得自決應做應唔做之事，吓吓靠嚇靠惡，真係好得人驚，好驚呀！

嗱！最後多提一次，我寫本書，並非宣揚和鼓吹大家講粗口，而是希望可以提醒大家，不要講咗粗口也不知，當然，最想做的，是紀錄香港另一面的歷史，及嚴肅地研究一下被誤解和蔑視已久的傳統廣東鄙語，與香港的次文化語言。

目　錄

序一——粗話與雅意（吳昊）
序二（容若）
序三——醜語乎？美語乎？（黃仲鳴）
自序——小狗懶擦鞋
正統粗口字 3
屎半不分 4
半頭皮 5
夠曬入肉 6
閉 7
搞×唔掂 8
丟那媽 9
低B 10
炒貴刁 11
大婆等……？ 12
阿昆買水 13
攝峻袋 14
峻袋歇後語 15
袋袋平安 16
屎粥咁亂 17
頂你個肺 18
頂你丙人 19
燒你數簿 20

掉你支筆 21
「屎窟」被蹂躪 22
八月十五賣卵 23
薹 24
縮骨籮柚 25
XYZ 26
狗嗡豬嗡 27
無厘頭尻 29
田園詩一篇 32
豬揉兜 33
大姨媽嚓咗 34
續談姨媽到 35
磨豆腐 36
包皮環境 37
蕭翠蓮 38
大波蓮的來源 39
機場荷包蛋 40
大包米同車頭燈 41
屎一條•半一條 42
十吓十吓 43
再談「十吓十吓」 44
狗公鼻 45
狗公鼻和豬𣍐尾 46
跳老舞 47
續談跳老舞 48
關人隱仕 49
大檸樂 50

核能人和尚 51
RICHARD 52
派報紙 53
扯旗 54
仆街 55
P.K 56
乜到開花 57
調理農務系 58
「調理農務系」解 59
釣泥艋過海 60
法蘭西皇帝 61
英文讀真啲 62
超記鹵味 63
打飛機 64
非法出精 65
食蕉食自己 66
胸圍的別號 67
薄落媽之笠 68
冚家鏟 69
屎流流食地球 71
做乜嘢 72
開鑊 73
「扑嘢」的典故 74
岌踩疹 76
第八站飲糖水 77
開房睇電視 78
炮房 79

畀條毛你 80
穢物 81
大小二便 82
小便的別號 83
放低幾両 84
屎尿賦 85
鬧仔女 86
死仔包之來源 87
私仔包 88
偷柴六點半 89
男同志 90
盲毛有真假 91
請勿心邪 92
行路上廣州 94
耶穌打救你 95
屌屪炒粉 96
廣東粗口問題 97
馬屪咁長 98
大模屪樣 99
串到飛起 100
狗咁個大鼻 101
撚樣 102
俾人食咗隻豬 103
蠢屄 104
過癮 105
曬馬欄 106
笨半加個箍 107

戇屎與笨牛 108
男女日光浴 109
把× 110
不是粗口 111
捉蟲 112
屎窟痕 113
賴嘢 114
乜乜七七 115
妖聲妖氣 116
超、挑、刁 117
爛大門 118
哼嘢 119
妓鷄鳳 120
妓女別稱 121
公用的妓女 122
監屎食屎 123
細佬嗰度 124
小朋友的那話兒 125
周仔當大半 128
哀中年 129
拍吓個籮柚鬆人 130
附錄
秋天的粗口 133
請給粗口一個法定身份 138
請用法律來說服我 141
廢柴•曾蔭權•冚家鏟——草根話語的盛宴 147
後記——欲辯已忘言

小狗懶擦鞋

香港粗口文化研究

正統粗口字

被香港政府視為廣東粗口的，是與性有關的五個古漢字，其中，除了一個用作動詞的「屌」字（讀diu2）之外，其餘四個是性器官名詞，分別是三個男的，和一個女的，如下：

「孻」，是「男性陽具」，注音lan 2，近音「能」，香港人俗寫為「𨳒」[①]，其實，是他們沒有認真的追本溯源之故！「孻」字，是個正寫，《康熙字典》早有收錄。

「尿」，通「孻」，「子孫根」也，讀作gau1，近音「夠」，香港自創字則寫為「閪」。

最後一個男性器官的名詞，讀作cat 6，音近「賊」，正寫是「㞗」，原指「男性陰囊」，坊間俗寫為「閠」，並說是「玉莖」，那是不對的，另文再談。

四個名詞中，唯一一個有關女性的，是「屄」，「女陰」也，國語讀音是「B」，廣府話應唸作hai 1，近音「鷄」，但中大的《粵音電子字典》[②]則讀作「卑」，錯得驚人。

在眾個「性」字裏，只有「屄」這個生殖器才有點「象形」文化，取其「穴」字於「尸」之下，「尸」可解作「身體」，即「軀下之洞」也，極符合中國造字原則，而香港政府的《增補字符集》，將「屄」字俗寫為「閪」。

註[①]：香港特區政府，於一九九九年底，推出《增補字符集》，首次收錄五個「廣東粗口字」，但全部都是「門內有字」的香港自創字。

註[②]：中大的《粵音電子字典》，是由「中大人文學科研究所」之「人文電算與人文方法研究室」編製的。

屎屄不分

被指為廣東粗口字的那五個字，全與「性」有關，筆者窮半生去追覓這五個字的文化紀錄，只因為我深信文化不應有雅俗主次之分，更不應將被貶為俗下的文化視作洪水猛獸，趕盡殺絕。

廣東粗口五大字中，以「屄」字的資料最不詳，眾多新舊字典詞書中，包括《康熙字典》，都沒有這個字的紀錄，只得馮田獵的《粵語同音字典》[①]及前中大校長李卓敏博士所編的《李氏中文字典》[②]內，才有「屄」這個字。

馮先生和李校長的解說，皆是「陽具」。好了，問題來了，男性的外露性器官，分為「陰莖」和「陰囊」兩件不同形狀的東西，同時，也可以叫作為「陽具」。

當今，我們的廣東粗口，常言「碌屄咁」(「愚蠢」也)、「托屄唔識轉膊」(固執也)、「屎一條，屄一條」(兩袖清風也)，全以「屄」字作「玉莖子」解，卻不知道，「屄」者，原是指「陰囊」，只是沒有文獻細加解釋，遂令大家搞混亂咗，再者，又沒有人願意當爛頭蟀站出來「指證」，因為「講」粗口，非一般學人之為也。

註[①]：《粵語同音字典》，「山」字部首，東聯學供社，1974年。

註[②]：《李氏中文字典》，「屮」字部首，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

屮頭皮

研究方言俗語，不可以乾靠查字典的，並非字典不可靠，而是語言常跟着時代變遷，其原意也隨之有異，這就是語言學上的「語言變異」(language variation)。最明顯的例子是，現今解作「敦倫」意之diu 2音，這個「屌」字，原先，是「男性那話兒」解，《康熙字典》：「屌，丁了切，男子陰」。《漢語大字典》：「男性外生殖器」，並引古字書《字彙》和《正字通》的注釋，同為「男子陰名」。

「屌」字與音，在香港，都是犯禁的，喧不得出聲，但在大陸和台灣，則作「最潮」、「有型有格」和「好酷」(cool)之意。

「屌」，這個「性字」，便是由「名詞」變為「動詞」的典型例子。若只按舊字典的解釋，那肯定不會認同現今的新意思。

我孩童時，住在街市附近的唐樓，自幼便很懂講粗口，一直以來，都知道「屮」，是「男子的陰囊」，但研究廣東粗口字時，翻遍新舊古今字典詞書，皆沒任何資料憑證，來支持我的「見識」，反而，全部將「屮」(音)作「男根」解，真摑破頭皮。

我相信生活實地體驗，好過查書，因這是人類學研究的最重要一環——田野調查(field-work)的真正價值。面對現實的第一手資料，是最真確的。

做研究工作，不能只坐在辦公室內查書。

夠曬入肉

廣東話精采之處，就是生動貼切，其他地區方言不能相比，正如本題所言：夠晒入肉。

「肏」，可看圖識字，即「入肉」也，故有很多人說這是「閪」的正寫，真是大錯特錯；讓我解釋一下吧！

「肏」，國語的注音為「抄」，即北方人的粗口「操」(普通話發音，「抄」「操」同音)；近代有關這方面的寫法，多用「操」字，如：「操你娘」、「操他媽的」，是避諱之用；而元明小說中，卻大多用「肏」這個字，《紅樓夢》一書便常用「肏」字，故「肏」就是「操」的正寫字。

「閪」字，讀近音「丟」，與「抄」音的「肏」雖然同義，但發音卻是風馬牛不相及呀！

其實，「閪」是廣東人的自創字[1]，原本正寫是「屌」，這個「屌」字，現在任何中文字典都有記錄，解為「男子性具」。那「鳥兒」之意的「屌」，本是一個名詞，為何會變為「進入他人肉內」的動詞呢？這就是中國語文慣常使用的「名詞」變「動詞」的一個例子，猶如「布袋」的「袋」，本是名詞，後引伸作「盛載」意的動詞「袋」，如說：「『袋』好啲錢呀！」。

註[1]：「閪」字，已約定俗成，成為「敦倫」這事兒的「廣東標準字」，近代多本字典詞書皆有收錄，例如李卓敏的《李氏中文字典》、鄭定歐的《香港粵語詞典》，和曾子凡的《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冊》……等等。

閪

「門內有字」的粵式粗口字，在三、四十年代時，已在廣州出現，是誰人發明的，則無從考究，但在這「一門五傑」的俗寫字裏，以「閪」字最符合中國造字「形音義」的三大原則。

先講「音」。「閪」，讀diu2，「都了」切，近粵音「掉」。「門」字內藏個「小」字，就是借「小」字音發聲，即如其他「四傑」的「九」、「能」、「七」和「西」一樣，令人容易理解。

至於「形」方面，「小」字的形狀，極像男性性器官。眾多「性字」研究的著作中，以唯性史觀齋主[1]所寫的《粗話雅談》[2]內，那篇〈門下之小〉最有見地，抄錄如下：

這個「小」字的「象形」，也就是「一根棒子兩春子」，用這東西以「入門」，於是就成了「性動詞」。

簡而有力地說出「小」這個字，貌似全套男陰，加上中間筆直豎起的一棟，就是「幹」去也。

「義」方面。「閪」的正字「屌」，本是「男陰」(名詞)，後轉化為「幹」的動詞，原因，正如上段齋主所言，「入門」去，還須多講乎？

國家領導人說黑社會都有愛國的，原來，粗口也是有文化的！

註[1]：唯性史觀齋主，又即石人，原名梁小中。

註[2]：《粗話雅談》，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4年。

搞×唔掂

研究廣東粗口，雖然好過癮，但，經常遇上棘手的個案。有時，有些句語，不知如何分類。若按語意學的界別，則更是無從入手。

廣東粗口五個字中，只有一個是「動詞」，「屌」也。因為「屌」是動詞之故，所以，它一定要與其他詞句連用，才可組成一完整句子，不能單獨使用。

「屌」不能單獨成句，但，其餘四個性器官的名詞卻可經常獨立成形，它們有時係原本意思的名詞出現，有時卻是不能歸類的形態出現，例如：

「理屄佢咩！」(或「理屄得佢咩」！)

「關屎呀！走啦！」(即「關人屎事」呀！走吧！)

「做乜半吖！無着數嘅！」(做來幹甚麼，沒有好處的！)以上例子，看上來，應是名詞的粗口，實際上，卻不是名詞，又不是動詞或助語詞，但，又有動詞、助語詞和名詞的形態，真不知如何入手。

丟那媽

語音學之中，有一種叫做複合音，即兩個本來獨立的字音，拼合一起，用單音唸出；這種雙疊聲，在任何國家地域也是個很普遍的現象，尤其中國方塊字的讀音，本是單音體，卻以「反切」為注聲方法，即利用兩個中國字的聲韻混和為一音，例如：「同」字，便是「徒紅」切，即取「徒」的「聲母」，和「紅」的「韻母」混聲而成。

廣東話的複合音也不少，最常用便是解作「甚麼」的「咩」字音，如：「你做甚麼呀？」會變成：「你做咩呀？」或「這是甚麼呀？」就唸作：「呢啲係咩呀？」查實，「咩」是「乜嘢」兩字的雙疊聲，平常講得快的時候，便將「乜嘢」合併為「咩」音了！「乜嘢」，即是「甚麼」的意思。

平常用語有的詞彙，粗言俗語裏更少不了，例如問候他人娘親的「丟那媽」一語，中間那個「那」字，粵音唸作「罅」，便是個複合音。「丟」，用作「操」意，「媽」，是母親也；「那」，本是「你阿」兩個字。

「丟那媽」，是廣東的經典粗口，有「省罵」的美譽，連大小說家金庸先生在《書劍恩仇錄》一書內，描寫廣東人的「銅頭鱷魚」蔣四根，也經常講「丟他媽」和「丟那媽」的。

低B

早上，在巴士站等車時，聽到後面一位美女，不停口地罵她身旁的男友低B，當她罵得好爽癮時，我問佢知不知「低B」的「B」是甚麼東西，她……

她擘大個口得個窿。

咁！各位看官，你們又知唔知個「B」係乜傢伙呢？

「低B」，是「低能」的意思；「低能」者，即「智慧低」、「智商弱」咁解。

「低B」何解等於「低能」呢？有說，這個「B」是英文字「Brain」的簡稱，即「腦筋」、「頭腦」及「智力」的意思。但，另有人說「低B」的「B」，正寫是「屄」[①]。

「屄」，是一個中國古漢字，國語讀音是「布非」切，注音「卑」，讀出來的時候，像英文的「B」，解「女子生殖器」也。

上海粗語說「操你媽B」，便是指這個字。

各位美女，以後請小心使用「低B」這個粗語，更不能用來罵男朋友，因為世上絕對沒有一個「低屄」的男人，更勿懶sweet的叫男人做「傻B」呀！謹記！

註[①]：「屄」，北方人唸「B」音，是「文讀」，廣東音會說為hai 1，近「鷄」音，即坊間俗寫「閪」字的正字。

炒貴刁

在香港，到馬來西亞餐室進食，除了風味十足的海南鷄飯和喇沙米粉之外，還有一道——「炒貴刁」。

「炒貴刁」，基本上，是「雜碎炒河粉」。

那麼，何解「雜碎炒河」會叫做「炒貴刁」呢？

原來，福建人叫「河粉」為「粿條」，其發音像廣東話的「貴刁」。南洋星馬的華語，受福建話影響頗深，所以，他們的「炒河粉」，便叫「炒貴刁」了！

另外，香港的俗語裏：「炒貴刁」是指「中國籍女子與西方男士拍拖談戀愛」，出自何經何典呢？

「炒」字讀音，與「照顧小孩」的「湊仔」之「湊」字相似；「貴」字又與「鬼」字近音，而「西人」則叫「鬼佬」。

「炒貴刁」這個「刁」字，跟廣東粗口那個問候他人娘親的粗言「屌」字同音，於是三個字加上，便成了一句「讓鬼佬去幹那回事」的諧音委婉語了！很多時，簡説為「湊鬼」。

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妄大而狹隘，中國妹跟鬼佬，就冷言説「湊鬼」，若中國仔結識到鬼妹，便是「為國爭光」，真不要得的自卑兼變態。

大婆等[1]……？

「大婆等……」究竟，這位大婆正室元配夫人在等甚麼呢？

這是一句舊廣東歇後語。歇後語有趣的地方，就是富有謎語的特質，讓充滿智慧的人去猜想。

要明白「大婆等……」這句歇後語，先要瞭解中國古時的婚姻制度；由於中國是以農立國，所以一直以來，也是男權至上。民國之前，中國男人多奉行着三妻四妾的齊人生活，其實哪個男人唔想呢？只不過，現在廢除了此偉大的法制而已！

因為老公多討了幾個二奶三奶，並且，越娶越年輕，試問，哪個麻甩佬還會記住夜探正室呢？這些大婆唯有晚晚獨守空幃，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晚上，個老公先會返嚟醒佢！

這樣無止境的守候，便是等……「×」[2]咯！大家明未？

說歇後語，就是只講前段謎面，讓人思索背後真正的含義。指一個人為「大婆等……」即是話佢「該罵」也！唔明？幫你唔到。

註[1]：「大婆等」的「等」字，在這裏唸作「言聽計從」的「聽」音。

註[2]：格中的×，是歇後語的「謎底」，是「屮」字，本是「陽具」的名詞，這裏引伸轉為「動詞」，作「操」解。

阿昆買水

歇後語，是中國語文的精華，它有濃郁詩意的聯想空間，也有謎語的學識考驗，並套上無出其右的抵死古惑之民間智慧。

很多時，歇後語的產生，是從人民現實生活取來靈感，例如：「肥婆坐塔」，指一個肥腩腩的大屁股，坐在廁板之上，下聯是「嗒嗒冚」，即一隙空間也沒有，喻「fit到漏油」也！

廣東的抵死歇後語，多如星數，有些取字面意，但有些好無厘頭，例如：「阿昆買水」——「屌得你少」。

點解阿昆去買水，就等如「屌」得你少呢？雖然無文獻證據，但，香港掌故名宿魯金老師曾作口述歷史講解，我是有記錄的，信不信由你。故事係咁講嘅：

話說，當年，某窮鄉內，有一個窮人，叫做阿昆。在窮鄉內做窮人，可想而知多窮的了。阿昆為了繼後香燈，死慳死抵，終於儲到一筆小錢，娶了一個老婆回來，怎知，結婚唔到一個星期，那妻子就瓜咗啦！一切身後事，還要阿昆負責，連買水的責任也是，阿昆非常傷心，出殯時，悲從中來，大叫：「屌得你少呀！」

攞峻袋

嘩！標題所寫的一句俗語，三個字之中，有兩個唔識讀。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怪地方，通常中文的正寫，很多人都睇唔明的，但若果，改番成俗寫，全港市民，唔睇都明了。

「攞」，讀「鍊」音，是「用手緊握東西」之意。

「峻」[①]，與「朘」通，粵音「春」，本是解作「男孩的生殖器」，現今泛指為「卵」(即「睾丸」)。

「峻袋」[②]、書面語寫為「腎囊」或「陰囊」，即「卵袋」也，香港大部份報章雜誌，皆寫成「春袋」[③]！

「陰囊」是男子最重要，也是最脆弱的部位。

「攞」，在廣東話裏，有「比併」的含意，兩人對壘俗稱「攞過」，典型例子是「鬥車」(賽車)，便叫做「攞車」。

「攞峻袋」，是借兩男子漢在斯鬥時，互相揑着對方要害不放的情景，比喻「拼過你死我活」也。

註①：「峻」，與「朘」同，《廣韻》注音「臧回」切，即讀作「堆」音，作「赤子陰」解，而《中華高級新詞典》(香港中華書局，2004年)注粵音為「追」。

註②：廣東舊語叫「峻袋」做「半」。

註③：「春袋」，即「陰囊」。《香港粵語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

峻袋歇後語

有關「峻」字，粵語訓詁大師孔仲南先生，在《廣東俗語考》[1]內引《老子》第五十五章：「未知牝牡[2]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並注「峻」為「春」音。

另有廣東自創的方言字，這個「𣍐」，取「未成肉體前的狀態」，即「卵」也！又是讀「春」音。

與「峻袋」有關的廣東諺語和歇後語實在不少，今篇與各位談談與香港歷史有關的雋語吧！

「牀板夾峻袋」，歇後語為「暗啞底」，即「有苦自己知」(因「痛到入心入肺」)。這又跟歷史有也關連？

三、四十年前的香港，物質水平不高，怎及得現在的牀具、被褥如此新穎舒適，當時，一樓住十四伙人，一牀瞓五、六個人也算平常事。

那時候的牀板，並非如現今的「一塊過」，通常是用窄窄的兩至三塊的一尺半的木板嵌連而成，故此，木板與木板之間，很容易有空隙裂開，若有次沒有鋪蓆，又咁啱俯身伏睡，便很容易被兩片牀板夾着那極度敏感的要害了，那種痛楚，非旁人所及，便有如「啞仔食黃蓮」(有苦自己知)一般，兼同義了！

註[1]：《廣東俗語考》，南方扶輪社，1933年。

註[2]：「牝」，讀若「貧」陽上聲，禽獸的雌性；「牡」，音「某」，禽獸的雄性。「牝牡」，即「雌雄兩性」也。

袋袋平安

「睾丸」的「睾」字，讀「高」，廣東人自作為「臯子」，正字是「峻」，粵音「春」。存放「峻子」的「囊袋」，叫做「峻袋」。

香港俗語，指那些「達官貴人」為「大峻袋」，為何會用此不雅的代號命名，則有待各方前達指教指教。

五、六十年代前，香港做官的人數較少，當然，官位職銜少也是原因之一；其次，洋人當政，華人做官的機會也被遞減。

以前，在政府機構找到一官半職，便光宗耀祖似的，不像現時，通街乜議員物首長，多到總有一個在你身邊。

「大峻袋」，在醫學界的定義，是一種病徵，俗稱「小腸氣」，但，在市井民間，「大袋」之人，除了做官的，也泛指顯赫一時和有名望的人。

當時，所有太平紳士都可以用「大袋」來稱之，好多時，只要有兩名太平紳士聯名，便能擔保及證明，任何一個人都係好人。

屎粥咁亂

「粗口」，粗言穢語也，一直以來，被視為鄙語，不值一談；奇怪的是，人類語系中，講得最多的，是髒話，越是下流污穢，越多人講，甚至將端正高尚的雅語，也利用諧音、意會、形似……等方法，使其變為不宜開口的粗話。

語言是紀錄民情的最佳證據，不能因被撥歸「不良份子」而摒棄其應有的學術地位，所以，縱使粗口如何骯髒不潔，我們也得追源探本去保存其歷史及文化的價值，這也是我編寫這書的原動力。

廣東粗口內，有一句「屎粥咁亂」的不雅語，意謂非常混亂，即熟語的「七國咁亂」同義。

問過不少朋友，一直毫無頭緒；難道，「屎粥」者，「精液」乎？瓊漿玉液中的精子精蟲亂竄，故而得名？但從沒有找到相關文獻來支持這「估計」，懸案未定！

有日，向魯金老師請教求問，他解說，「屎粥」者，乃「交竹」也，即竹林內，密麻麻的竹樹縱橫交錯，交織得不能分割，一片混亂也！被老師一言提醒，想起南齊謝朓的《詠竹》詩：「窗前一叢竹，青翠獨言奇。南條交北枝，新笋雜墳枝……」。

本是高雅的「交竹」，又流落風塵，記之。

頂你個肺

現今，仍流行無比的一句「頂你個肺」，究竟，所指何事，又點解會「頂」到「個肺」呢？我看過一位報業前輩在專欄的解釋：

以前，中國社會，性觀念很保守，新婚女子，一定要是處子之軀，否則，男方可棄之。

一次，有一個早已破瓜之女，嫁到郎家，為怕被丈夫識穿自己不潔之身，於是預早準備了一瓶紅藥水，待初夜敦倫後，乘新郎去浴室潔身時，急急取藥水出來滴幾滴於牀褥上，扮作開苞落紅；夫郎回，按例點燈，看看牀上的「證據」，不看猶可，一看，大嚇一驚，為何牀上的「血漬斑斑」，不是紅色，竟是藍色的？原來，新娘在黑漆中，錯拿藍藥水滴之，不過，她情急智生說：「夫君厲害，長及我膽處，連膽都頂爆矣！現膽汁都流埋出嚟呀！」

後來，變本加厲的用「頂你個肺」來代替「頂你個膽」了，此乃屬穿鑿附會的遊戲文章而已！但在此，仍勸喻一句，小姐們，勿亂說「頂你個肺」，因此語的真正來源……下篇再談。

頂你丙人

當滿城大聲說「頂你個肺」時，其實，大家在講緊「粗口」也不知！

「頂你個肺」，本是「屌你個屍」的諧音語。

香港人愛用變音轉調來說粗言穢語，一是委婉式忌諱修辭。在公開場合，以「潔淨版」的「不帶髒字的髒語」示人，心理上，令自己說得大方安心，及理所當然；二是顯露中國人傳統的「說話藝術」。用暗號背語交談和罵人，是婉轉地象徵有文化造詣，和具量度的中國人思維。

「屌你個屍」的諧音語，還變作「調你過海」，後更至衍生為「掉你頂帽」、「頂你頭鎚」和「揸你個制」。

現今，仍非常流行的「我頂你呀！」或「我頂——！」這個「頂」，就是上述「頂你個肺」的超級縮略版，所以，若自覺是有修養的「斯文人」，還是少講為佳！

此外，不特只「頂你咩！」是粗口的諧音，原來，那個「丙你呀」或「丙人」[1]的「丙」，也源自「頂」的變音詞。有人將「丙」音，寫為「抦」，以為加了一個「手」字旁，便有「用手掙撞人」之意，其實「抦」字，只作「執持」解。後有人又說「丙」音正字，是「抨」，查實，它雖有「攻擊」意，但只是湊巧的近義字而已！不過「抦」和「抨」兩字，現今卻成為入得廳堂的正寫雅語了！

真正的「頂」和「丙」，都是「屌」呀！非禮勿用哩！

註[1]：現今，「丙」已變為「打」意，「丙人」即「打人」也。

燒你數簿

全世界的忌諱語，總愛利用諧音化，將一些難以啟齒的粗鄙語，變為廣泛流傳的俗語。

香港人，頭腦轉動得比任何地方的人還要快，點子也多，於是，那些不堪入耳的髒話，分分鐘變為創意無限的「專有名詞」，例如：做乜諗嘢、吊高你、大檸樂……等等，數之不盡。

本文，「燒數簿」一詞，也是上述粗言諧音語的其中一個。

「燒」，近音「小」；「數簿」，近音「老母」，全句的含義潛台詞，算是呼之欲出，毋須贅述。

以前，做生意的人，是將每日的支出收入，逐項填寫於數簿上，除了資料紀錄外，也方便年尾盤點，計算盈虧之用，因此，數簿便成為一家店舖的商業機密文件，除老闆和會計先生外，一律不讓他人接觸，為求保密，核算清楚後，全部燒毀，這才是真正的「燒數簿」。

掉你支筆

香港俗語，有趣的地方，除可以中西夾雜：去wet、打「哥夫」、唱「卡拉OK」(即「唱K」)……等等新詞語之外，也有中國各地方言合併而成的流行語。

「掉你支筆」一詞，是典型的諧音粗口語，更是一個廣東話式的客家粗口之典型產品。

甚麼？「掉你支筆」，是客家粗口？

對！單看字面，「掉你支筆」只不過是「棄掉你的一支筆」咁解；如在髒話的層面來看，廣東粗口的「屌」字，客家音正正唸作「掉」；「支筆」又跟客家方言的「女陰」近音，客家人稱「女陰」為「膣bek 6」(「膣」[1]讀若粵音「字」)。

嚴格來說，「掉你支筆」這四個標準廣東音的詞句，都不能在香港地鐵範圍內說出，因是違法的。

另外，「掉你支筆」一詞，在香港，有人講為「掉你『之bag』」。

「之bag」讀音，潮州話解作「屎窟」(即「屁股」)，上海話則是「女性陰部」也！所以，千萬不要亂「掉」他人「支筆」呀！

註[1]：徐珂編著的《清稗類鈔》：「生……生殖器之膣有孔，虛能容物。」

「屎窟」被蹂躪

不知道是否香港文化低落？或是……

香港人生活繁忙，無心求真，又或是……

人性本懶，得過且過，更或是……

約定俗成，大家明白便算了，何必斤斤計較，尋根追源咁麻煩！

於是，一個言簡意賅的大好「屎窟」，就被人蹂躪糟蹋，寫成「屎忽」。

「忽」，是解「迅速」、「突然」，或是「忽略」、「不經意」，與「屁股」一點關係也拉不上的。

「窟」，音「忽」，是「洞穴」的意思。「屎窟」，即「人體廢物儲藏器」也！你話幾貼切哩！

每個中國字的產成，內裏總有一定的學問元素，可惜，香港人愛貪方便就手，尤以找個常見的同音字，代替那些筆劃多或少用的生僻字，於是，大家不再用腦的，只靠個「屎『忽』」來撐場面！

八月十五賣卵

中秋節，是農曆八月十五日，又稱「團圓節」、「月夕」、「仲秋節」和「八月節」。提起「八月十五」，中國人愛將它喻作「屁股」。

八月十五，即月圓之期，一個圓圓大大淡黃色的物體，不知何年何時，竟成為「屁股」的代名詞。

「屁股」，又叫做「籮柚」[1]，是因為「柚子」渾圓，中間有溝，其形狀與人類的屁股相似之故。

有關屁股的俗語，不一定是嘔心的，如「煙蒂」(即「煙頭」)，雅稱為「煙屁股」；而在報刊上自嘲為最無用的副刊，也有別號為「報屁股」哩！

廣東俗語裏，「屁股」還有一個暱稱，是為「卵」。

「卵」，音「某」，本是十二地支的第四位，因其字形狀，有若我們的臀部，故而得名。

六、七十年代時，香港罵語，指一個人「沒人格」、「出賣自己尊嚴」者，是叫做「賣卵」(或「賣籮柚」)，同時，也暗喻一個男人當了男妓。

註[1]：香港人叫小孩的屁股做「籮pat」，是取「籮柚」和潮州語「之bag」的「bag」音合組而成，又稱為「pat pat」，現連成人的屎窟也叫做「pat pat」了！

蘲

「屁股」，又叫做「籮柚」、「八月十五」；學名叫做「臀部」(「臀」音「團」，有不少人唸作「殿」，則笑死街坊)，俗語叫做「屎窟」，香港新語叫做「蘲」。

「蘲」，音「等」，原字義解作「整批貨物」，或「整批的買賣」，如「蘲賣」、「蘲批」；現又指那些「積貨的大船」，如「蘲船」；漸漸，引伸為「碼頭綁船纜」的「大柱」，也叫做「蘲」。

按字解說，上述的「蘲」，基本上，是同音異字，正字應是「墩」，讀作「等」，是「土堆」、或「厚而粗的木頭」、「石頭的座兒」，如「橋墩」。

不管「蘲」、「墩」有何分別，現今香港俚語，多用「蘲」這個字，來指作與屁股有關的事宜，可能，因其義有「大」、「穩」、「重」的感覺，正好比一個大籮柚，一坐而下吧！

同樣，由於「蘲」字，有「四平八穩」之意，遂產生一些有趣的詞彙，如「打蘲」，即有些人在「某處盤據」或「紮根」咁解，也是「長駐、霸佔一個地方」之意；「監蘲」，即「監犯」，簡單而言，就是曾在監獄內打蘲也。

縮骨籮柚

與「籮柚」相關的俗語，多不勝數，而是總是字字珠璣，拳拳到肉的，隨手舉一兩個例吧——

「度住個籮柚嚟做褲」。「度」，是「量度」之意。度身做新衫，當然尺碼的準繩是很重要，不只沒有浪費布料，稱身舒適好看也不容忽視，但，「度住籮柚做褲」一詞，不是指稱身舒適，而是說「小心眼」、「孤寒」(「吝嗇」)也，即成語的「量入為出」，與廣東俗語的「睇餸食飯」同義。這類借喻法，在籮柚俗語中，屢見不爽，嗱，又例如：「挋住個籮柚吊頸」。

「挋」，廣東話是有「托」的意思，在這裏指「承起某物件」之意。「吊頸」即自戕，要整個人凌空懸起，才可生效，但吊頸時，卻用方法承托着屁股，即是一定死唔去。沒有死意，而又做些尋死的表現，可見此人的奸狡。最直接的形容此等行為，是「縮骨」。

「縮骨」一詞，廣東人一定心領神會，但用白話文來解釋，卻非要用上三幾百個字不可，不信？你試試看！

XYZ

由於香港政府對雜誌、報章的用字，有所監管，又或是有關編輯對文化的尊重，那些粗穢低俗的字眼，一律禁用；但，某些時候，要做到傳情達意，貼切生動，又或非用這些下流語不可時，編輯先生們便會使用各式各樣的符號來代替，久而久之，習以為常，當讀者一看到那些代號，就心領神會矣！

香港刊物上，最常見的粗口代號，便是英文字母最後的三個字，「XYZ」！何解會用「XYZ」呢？因為，當年的印刷，還是執字粒的年代，取英文最後幾個字，應是最方便的處理方法吧！

「XYZ」這三個本來在印刷媒體上使用的無聲粗口代用品，最終，也變成閃避直接說髒話的常用流行語，例如罵人的說：「我XYZ你呀！」

因「X」除了以英文發音，讀作「eight時」之外，又像一個「打交叉」的符號，所以，又有人將「X」唸作「交叉」，如罵人時，便會說：「我交叉你呀！」當然，也有人說為「我eight時你啦！」

《東方新地》，2006年4月5日，封面。

狗嗡豬嗡

約十年前，香港突然吹起一股強勁的「無厘頭」風，電影電視有周星馳的暴起，電台有軟硬天師的出現，文字界中，雖然被人忽略的，但也有一個叫沙漠英雄的哥哥仔搞搞震，這幾組人的「九唔搭八」的所作所為，令到整個傳媒圈「一片歷亂」加「一片生機」，熱烘烘起來。

當「無厘頭」文化大行其道之時，眾人的思維邏輯，莫衷一是，有如吹無定向風，說話也無一標準，以最反傳統的態度出現。雖然，互相不明對方會講乜和點解佢會咁講，但，說也奇怪，大家最後，也是可以溝通到的。

有如家中唔識廣東話的菲傭同不懂英文的小孩阿婆，也能明白對方所講的意思一樣。這時候，亂說無為的行徑，有一個術語叫做「狗嗡」。

「嗡」，廣東話的意義是「嗡話」（「講說話」之意），「狗嗡」即是「狗隻講嘢」，人是高等動物，毋須聽牠亂吠也；後來，「狗嗡」再發展為「豬嗡」，並非因豬是蠢的代表，而是，利用「豬」「狗」同是家畜動物，借「豬」的名義，來避諱粗口發音而已！

其實，「狗嗡」是改自「屎嗡」，廣東粗言一早就指「亂嗡無謂」的話為「屎嗡」。

兩袁爭嗡豬機借

曾大夫

設計對白

無厘頭尻

「無厘頭文化」在香港爆發，其不依常理反邏輯、即興、無分寸、嬉戲賴皮的精神，不特只籠罩了香港「後九七」這十多廿年，而這沒規矩、反權威的意識，也蔓延到內地去，默默在發酵。

「無厘頭」，全名是「無厘頭尻」，此乃正統廣東日常生活用語，只可惜，因最後一個「尻」字，讀音與「男根」那個「屌」字同音，就被香港人誤以為是粗口字，忌諱地自宮，只講前三個字，剩下「無厘頭」，而沒有了「尻」。

現今，內地廣州人仍在講全句「無厘頭尻」的，因沒有了「尻」字，這句熟語就不成話的了！

「尻」，音gau1，原意是「臀部」，即「屁股」也，《說文解字》：「尻，脾也。」後引伸為「尾龍骨」也，《康熙字典》：「尻，脊骨盡處……」由此可見，此乃後面的「尻」，並非前面的「屌」。

因「尻」字，是脊骨最盡頭位置，又叫做「尾龍骨」，遂被喻為「最後尾」的「尾」意。

「無厘頭尻」的「厘」正字，有兩個可能性，一是「來」，或是「釐」。

「來」，粵音唸「嚟」，作「助語詞」用，有加強語勢之效，又或「無義」，即「沒意思」的。

「釐」，本意有「治理」和「制定」的含義，例如「釐定」，又可作「厘」的繁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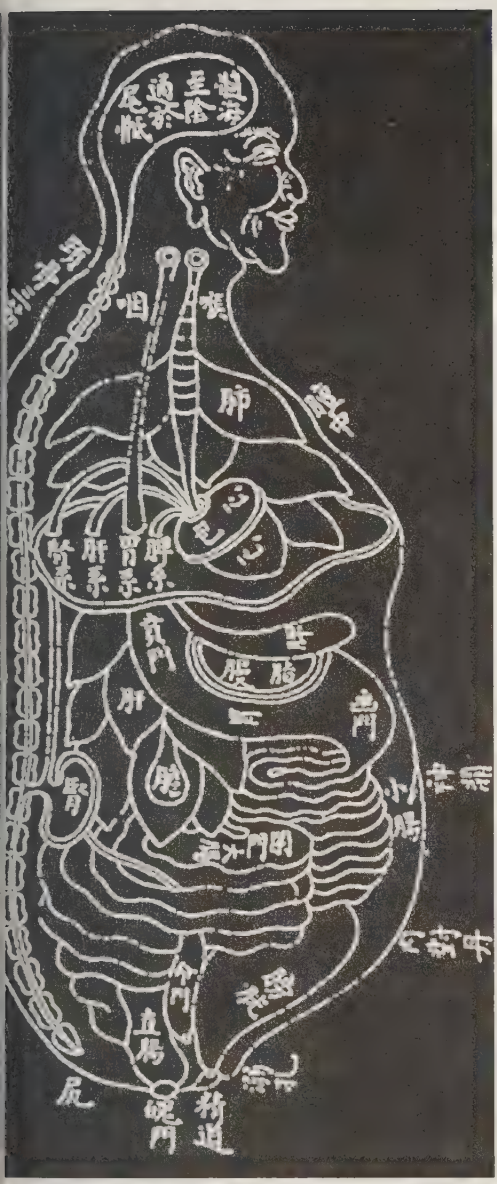
不管是「無來頭尻」或「無釐頭尻」，其意都是「無頭無尾」，即我們廣東話的「無首尾」也。

「無首尾」，是沒責任、不認真、無交代、好比「無搭霎」之意也！

因「無首尾」的「首」字，與「手」字同音，加上「做嘢」是用「手」去做的，故現今香港人將辦事不力的，及事情尚未完成卻留下麻煩，尾巴一大條者，寫為「無手尾」[1]；其實，「手尾」是解不通的，怎及「無頭無尾」的「無首尾」呢？只可惜，大家一窩蜂的用「手尾」二字，而忘記了「首尾」，猶如一聽到個「尻」音字，神經線就立刻繃緊起來，不顧來龍去脈，先除後快，禁制「尻」音的出現，遂十分無厘頭地，將有意思的「無釐頭尻」，變為「有頭無尾」、解釋唔到的「無厘頭」矣！

「無厘頭」一詞之流行，是八十年代初時，導演李超俊（藝名「師父仔」）拍了一部電影《無厘頭島》，雖票房不佳，但卻估都估唔到，因此掀出了這個現今紅遍全球的專有名詞，真係「無厘頭」之至也。

註[1]：中國文字很講對應，「首」即「頭」，「尻」即「尾」，「首尻」對「頭尾」，是「排偶法」，而「手尾」則不通的！



1680年的人體解剖圖，「尿」字在尾龍骨最

「澤尻」是日本人姓氏，《一公升眼淚》的女主角澤尻繪理香，現改名為澤尻英龍華。日本的「尻」，作「屁股」解，日本服的「尻」，是「蓋着屁股部份的裙腳」之意。《星島日報》，2007年6月7日。

田園詩一篇

曾幾何時，文字是記錄「人心人語」的符號，也是延續人類聲音內容的密碼，也曾是人類抒發情感的代用品，保留歷史的最佳工具。

中國的文人騷客，愛舞文弄墨，留傳千古的詩詞歌賦，不知凡幾，林林總總的類型和風格，各樹特色。

詩海之中，言情的居多，描寫男女之愛的，若「乾乾淨淨」的，還是可以「記錄在案」，但，寫情慾的作品，在封建的國度裏，則是難登大雅之堂矣！

中國的詩詞，大部份是用「國語」，即全國通行的文體著成，少有個別的地方方言作品留世，當然，地域性的差異，很難產生共鳴，也是問題癥結之一。

廣東人很是蠱惑抵死，廣東話又入肉貼切，非別區文化所及，故，抄下這篇經典的方言「情」詩，看你對廣東語文化，有多少認識了：

冚家剷地齊種樹，
吾家池塘多鮫魚，
晚來炊煙嫲撚飯，
邀你老母共進餐。

豬揼兜

向朋友借舊電視劇《龍兄鼠弟》來看。

睇該錄影帶，不是因為它好看，說真的，這劇不知所謂。看它，只是此劇播映時，我不在香港，後來此劇集因對白太粗鄙被政府罰款處分，所以，難看的也要瞄一瞄，鬼叫自己要研究香港粗口咩！

劇中的女角陳法蓉更每集都提及其男友，叫他做「豬揼兜」，唉！阿姐，你知唔知乜嘢叫做「豬揼兜」呢？

曾有記者問她，她說，是「豬的面頰」，哈！其實，「豬揼兜」，又叫「豬兜」，意指「如豬般咁蠢」。

「揼」，是個借音字，正字是「髽」，是廣東話「垂下」之意。

「兜」，可作「一條條東西」解。

「豬揼兜」按字索意，就是「一隻豬公揼下來的那兜嘢」(即「那話兒」)。

唔信，請去街市豬肉檔買份「豬兜」，睇吓豬肉佬畀乜嘢你？

大姨媽嚟咗

一個好有趣的問題，我也曾問過很多前輩，但無人可以給我答案，就係，何解「女士的月事」會叫做「大姨媽」！

「大姨媽」一詞，也不是每個女孩子都敢宣之於口的，通常只說為「親戚嚟咗！」或說：「箇啲嘢嚟咗！」多含蓄隱晦！

「姨媽」，就是「姨母」，即「媽媽的姊妹」；為何要用長輩親戚去指她們認為是穢褻之事呢？真係諗極唔明，但，查又查唔到，現唯有寄望各位有識之仕，來函相告，解小弟之窘！

現今俗稱「月經」做「大姨媽」，原來，古時係叫做「陳姥姥」的（也叫作「陳媽媽」），《詩經》也曾有此一說。但，點解這「姥姥」會姓陳，又不姓李、何、張……？

由於紅潮襲身時，女孩子一般都渾身不舒服，容易發脾氣，因此，形容一個女子心情不好，無理取鬧時，便說「佢大姨媽嚟咗」[1]！

註[1]：二〇〇七年六月五日，無線翡翠台晚上八時半播出的劇集《師奶兵團》第十七集，劇中男演員艾威問老婆商天娥脾氣轉壞，是否「姨媽到」。

續談姨媽到

前文講女士們的「大姨媽」，今篇再談一些與這「親戚」有關的東西……

前文說現今俗稱「月經」[①]為「陳姥姥」，嚴格來說，「陳姥姥」是指：「婦人拭物之巾」，即女士們月潮時的衞生巾。

由於「月經」叫做「大姨媽」，所以「衞生巾」便叫做「大姨媽巾」或「姨媽巾」[②]；以前的衞生巾，沒有現今的精巧方便，只用一次可掉；當時的，大多數是用質粗的布料製成，而且，用過的會洗淨再用，因這「姨媽巾」是用布所做，遂又稱為「姨媽布」！

不知從甚麼時候起，有人叫「大姨媽巾」做「姊妹巾」(或「姊妹布」)；不過，紅潮來時，仍稱為「大姨媽嚟！」而不叫作「姊妹嚟！」

註①：現今女性，會稱「月事」為「M Come」。

註②：中國內地，稱「衞生巾」為「月經帶」。

磨豆腐

兩妙齡少女，危坐簷樓外；眾街坊舉頭圍觀，指手劃腳，議論紛紛……

「唉！兩個女仔，好好地，居然搞同性戀，重要為情自殺唻！」三姑說。

「係啦！」鬈毛強搭嘴曰：「身材咁正又後生，走去磨豆腐，真嘥料！」

從兩位街坊的對白中，不難發覺，「女同性戀」跟「磨豆腐」[①]，似乎係有點關係的，究竟，又有何相干呢？

中國近代「性史」專家劉達臨著的《性與中國文化》[②]說：

在中國古代，女同性戀多稱為「磨鏡」，這是對女子同性性行為的一種描繪，雙方相互以廝磨或相互撫摸身體取得一定程度的性滿足，由於雙方有同樣的身體結構，似乎在中間放置了一面鏡子而自我廝磨，故稱「磨鏡」。

清末民初時，上海更有女同性戀的組織，叫做「磨鏡黨」。

古時的鏡，是銅鑄的，要磨才滑溜而亮。

「磨豆腐」，就是意取兩女柔滑的身軀互相廝磨吧！

註[①]：製造豆腐的傳統方法，是將黃豆放入石造的磨盤中，推動石磨，把黃豆磨成漿水流出，再加少許石膏粉，凝固而成豆腐。

註[②]：《性與中國文化》，人民出版社，1999年。

包皮環境

有周刊封面，刊登一個小孩做完切割包皮手術後，那「茨菰頂」發炎的照片，按情況來看，真係手尾長矣！

呢單「畸史」[1]，剛好脗合我們廣東一句抵死的歇後語：「包皮環境——惡劣」。

乜嘢為之係「包皮環境」呢？原來……

一個男孩子，正值發育時，生理變化的關係，那話兒的包皮，就會自動捲起，凸出龜頭來，據醫學上說，這是有利行房外，更不會因包皮過長，防礙射精，以致不育；故此，當男士發覺包皮過長時，醫生會建議盡早做割包皮的手術。

「惡」，在廣東話裏，除了「兇惡」之外，也可以解作「很難」。「劣」，是個借音字，正寫應是「捲起」之意的「捋」（如「捋高衫袖」）。「惡劣」，就是「情況十分不妙」也！

包皮過長的環境，很難冒出頭來，是「不易捲起」的「惡捋」，同時，也實是「惡劣」啊！

註[1]：「畸史」，即Case，「事例」也。

蕭翠蓮

古語有云：「唔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個名改得合唔合適，有時、都好講地點、時間嘅。同名同姓的，生長在不同的環境底下，就有不同的際遇！

一個娟好的美女，好好地，父親替其改名為「翠蓮」、本無不妥，況且意境甚佳；錯就錯在，佢老豆姓「蕭」，又生在香港，住喺砵蘭街[1]、咁佢就成為砵蘭街的「蕭小姐」了！

姓氏的「蕭」與竹樂器的「簫」同音同形；「翠」與「吹」近音，「蓮」又似「蜷」音(「蜷」、俗寫為「鬈」或「攣」，「曲」也)，於是，「蕭翠蓮」搖身變為「簫吹蜷」了！

現香港市井流行語，謂「無奈的氣憤」為「吹脹」，又或「簫都俾佢吹蜷」，即是「被他氣死」也。

何以「簫吹蜷」會被指為不雅語呢？因為砵蘭街的鳳姐，除正常的性交易外、也有另類服務，「口交」便是其中一種，行內叫做「吹簫」[2]、並稱該類妓女為「簫小姐」或「簫后」。

註[1]：砵蘭街，是香港著名的「紅燈區」。

註[2]：古時，稱「女以口受陽」為之「品簫」。

大波蓮的來源

繼蕭翠蓮之後，逢奇峰突出的「碧波女郎」，都被人呼之為「大波蓮」，究竟何解「胸前偉大」的女子，會叫「阿蓮」而又唔叫「阿萍」呢？

在香港，傳統以來，女子酥胸的別名，除有「波」、「奶」之外，還有一個「lin」音的稱號，搞到那些Dorin或Doreena被笑謔為「墮lin」女士，真無辜。

那麼，這個「lin」是否有音無字的廣東字呢？幾經翻查，從《東莞縣志》內，發現了真相，這個「lin」音，是有正字的，是為「淋」[①]。

「淋」，本來是解作「濁水」，按《東莞縣志》的解釋，因乳汁擠出時也是濁的，故引來借用，叫「乳汁」做「淋汁」，後來索性叫「乳房」做「淋」了！

而「淋」又與「蓮」音相近，所以，凡上圍豐滿的女子，皆被人封冊為「大波蓮」矣！

註[①]：另有兩個「淋」字的寫法：「胵」和「𦟌」，同是廣東方言字。

機場荷包蛋

很多人都奇怪，為何男人對女士的胸脯特別「關注」，這問題，留待心理學家去分析「母體情意結」的「潛藏本性」吧！我倒有興趣記錄一下，女人胸部的各種別號——

「波」，是英文「ball」的音譯字，「球」也；傳統中文的「波」字，只是「河海或湖江上起伏的浪紋」，與「隆起之肉球」，毫無相干。

「荷包蛋」，西式煎蛋，形狀像中國古代銀包，扁平且圓也，而「銀包」又名「荷包」，故而得名。以「荷包蛋」指女士胸部，暗喻「平平無奇」也。

「飛機場」[1]，即「機場跑道」；因飛機升降的跑道，一定要寬闊平坦才上落安全，被指為飛機場者，即沙石都無一粒，比「荷包蛋」更平更扁！

與「機場」一樣平坦的，還有一詞，叫「洗衣板」。新一代年輕人，無見過洗衣板吧！那就應該去找尋資料，增進知識啦！

「女胸」的稱號，還有很多的，但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引號內是個乜嘢字呢？請看下篇……

註[1]：九七年前，香港政府決定在大嶼山赤鱲角興建新機場後，坊間俗語，改稱平胸女子做「赤鱲角」了！

大包米同車頭燈

很是奇怪，不論男女，大家都有胸部，何解女胸的別號，多不勝數，男胸卻無人理會，來來去去，只有「胸膛」一個咁大把！真係好歧視男性胸部啫！

話之佢性別大歧視，我們集中研究女胸的專稱吧，除咗「波」、「乳」、「奶」、「淦」等定性的外號，還有「飛機場」、「荷包蛋」、「叉燒包」、「鷄包仔」、「乒乓波」等視乎環境起伏而定的暱稱。

社會變化急速，舊有文化轉瞬即逝，有兩個懷舊波名，值得記下來，就係：「大包米」和「車頭燈」。

「大包米」一詞流行於五、六十年代，以前用麻布袋米，既漲又豐滿，渾圓的不像現時真空壓縮得又平又扁的膠袋那般難看。

「車頭燈」，則是起源於六、七十年代，意指女胸有如汽車的車頭燈般凸出。

「大包米」一詞的流行，反映當時的人，十分重視糧食，即社會仍是貧窮。到「車頭燈」時，人們關注的，是奢侈用品，從而看到當時的經濟，已轉好了。

一個地方的俗語，是民生歷史真相的呈現。

屌一條•半一條

北方俗語之「光棍」，本意是「無賴之徒」，後引伸為一個「騙子」；再由無才無德的男人，變為一個身無長物的單身漢，然後，又慢慢淡化了「不良份子」的形象，只要是一個「未婚寡佬」，也可以叫做「光棍」，遂那「一支光棍走天涯」的諺語，算有「孤身走我路」的味兒。

廣東粗口內，若言一個「光棍」的形態，便說成「屌一條，半一條」。

「屌」者，男性子孫根。

「半」者，本來是指與「屌」合組成整套「男性生殖器」的那個「陰囊」，但，現在，被誤指為「玉根子」。

其實，指男性那話兒的廣東字，只有兩個字，一是「屌」，另一個是「屭」，這兩字所指的東西，才是條狀。

「半」字所指的「精囊」，是袋狀，故此，「屌一條，半一條」在字面上是錯誤的。

姑不論文字上的誤點，「屌一條，半一條」則是重疊式的加強語調，講完「屌」只有一條，又說「半」也只是得一條，這是很形象化地指出，一個人（男人）甚麼也沒有，只剩下光棍一碌也。

十吓十吓

時下，形容一個人「懵蠢」的俗語，是為「十吓十吓」，究竟，「十吓十吓」，是甚麼一回事，及從哪裏走出來的呢？

有人說，這「十吓十吓」本是廣東粗口「半吓半吓」衍變而來，咁！何謂「半吓半吓」呢？

原來，不論「十吓十吓」又好，「半吓半吓」又好，本來，就係「笨半」的意思。「半吓半吓」，只是一個疊詞，像「搞吓搞吓」或「玩吓玩吓」咁用法。

廣東粗口裏，「笨半」是指一個人「愚昧蠢鈍」，即「笨拙」也！

「十吓十吓」之流行起來，是多得無線電視劇《龍兄鼠弟》中的演員張衛健所賜，他愛將那些市井粗言，諧音變調地說出，把「半吓半吓」變為「十吓十吓」，是為了逃避廣管局對電視播放粗言穢語的管制，怎知，反而成為了坊間流行語，或許，連打政府工的OL小姐講了亦不知典故及原委哩！

今天，有人覺得「十吓十吓」有點不妥，遂改音，說為「七吓七吓」(數目的「七」音)，這麼走回頭的吊詭行為，正好反映香港人自以為聰明的醒目仔性格。

再談「十吓十吓」

前文，說「十吓十吓」一詞，係由「半吓半吓」演變而成的，若說此乃百分百正確，那又未必係。

吓！豈不是今篇要推翻上一篇「十吓十吓」來自「半吓半吓」的定論？非也！

我們做語言研究的，一定要有文必錄，旁徵博引——

早在「半吓半吓」出現之前，廣東話內，已有「霎吓霎吓」這流行語的了！咁，甚麼叫做「霎吓霎吓」呢？

「霎」，解作「片刻之間」；那麼，「片刻這一瞬間」又怎會係「傻吓傻吓」的代名詞呢？

原來，這「霎吓霎吓」的「霎」，係取自「霎戇」意的「霎」。

「戇」者，即「耿直而愚蠢」。「霎戇」，是廣東俗語之一，指「不經大腦，懵吓懵吓」也！「霎吓霎吓」有加強「霎戇」的「愚笨」貌。

究竟，「十吓十吓」是來自「半吓半吓」？或是「霎吓霎吓」呢？你們自己判斷吧！

狗公鼻

前幾篇，講過女士們的經期，俗語叫「大姨媽」；今篇，再同大家談談跟「大姨媽」有關的另一個廣東俗語——「狗公鼻」。

首先，讓我解釋吓，何謂「狗公鼻」！

「狗公鼻」，顧名思義，就係「雄性狗隻的鼻」。「狗公鼻」又寓意甚麼呢？那，先看「狗公的鼻」專門做甚麼的吧！

狗的嗅覺特強，係人都知；據以前的老父輩說，他們捉狗的方法，是將狗雌(母狗)的經血染在一布條上，然後將布條紮在小腿上在村內走動，這樣，就會引來很多狗公隨尾跟來，因牠們嗅到那些「起水」[1]的味道，以為是狗雌春心動，便迷頭迷腦地鑽上去，在適當時機，捉狗的人，便大棍侍候，扑狗去也。

「狗公鼻」，現今泛指那些專門鑽向女人堆的好色鹹濕佬。

註[1]：《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廣州分卷》：「起水」，即豬、牛等牲畜發情，生殖器官流水。(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

狗公鼻和豬𣍐尾

有好多嘢，唔講真係唔知嘅！

看報，得悉警隊有一不成文的規定，是女警不會拖雄性警犬巡邏的(基本上，女警是可以攜警犬「行beat巡邏」的，但內部呼籲女警帶雌性警犬)，這並不是怕發生「人狗情未了」，而是大家生理的問題。

怕雄性警犬對女警作不軌行為？

對！基於，犬隻的嗅覺極敏感，尤其對血腥味，所以，警方怕雄犬對女警經期時發出的異味作出獸性的舉動，牠們那「正常」的行為，會對女警不利，故此，才有這不成文的規矩。

前文說過那句俗語「狗公鼻」，就是根據雄性狗隻的嗅覺天職，專門向「女性」那處湊去，而引伸出來的；另外，由於天性所致，但凡狗公，總是逢雌性的都走去嗅一嗅，於是喻作一個朝秦暮楚，和專埋女人堆的「臭男人」。

還有一個與「狗公鼻」近義的粗俗語，叫做「豬𣍐尾」。由於母豬的尾，是等於最接近私處的東西，又隱喻為那些寸步不離的老婆奴，或專黐着女人過活的臭男人也。

跳老舞

「跳老舞」，又是一個諧音的粗口語。

說諧音粗口的原因，除了有逃避和挑戰禁制的宣洩之外，亦有鬧着玩兒，沒有惡意的創作。今篇，這個「跳老舞」一詞，從來沒有人當它是粗口。

「跳」，近音「丟」；「老舞」，讀如「老母」；「跳老舞」三字合併，其意不言而喻了！

由於香港人思想越來越開明，這類諧音粗口，不特止不再是諱莫如深的禁語，還經常拿來開玩笑哋！

一次，有位前港姐搞了個「跳老舞的生日晚會」，顧其名，老者，舊也，跳老舞，即係全晚跳着舊舞，簡單地說，即是跳懷舊舞之夜。

大家都說舊舞，究竟，你對舊舞又知多少呢？

自從七十年代，Disco興起後，年輕人跑落那曾叫做「的士夠格」(後譯為「的士高」)的舞池中，隨音樂任意擺動，脫離一切舊有舞步舞姿的限制，但，原來以前的「老舞」，歷史段段精采，下一篇再話你知。

續談跳老舞

前文說過，現今的人，愛將「跳老舞」一詞，用作開玩笑，那，大家對「老舞」(即舊舞)的認識又有多少呢？

一般而言，舊舞者，是指五十年代以前的交際舞，可是，由於時代的節奏太快了，曾在六十年代，盛極一時的「阿哥哥」(A Go Go)和前衛之至的「靈魂舞」(The Soul)，現今，也被撥歸老舞一堆去矣！至於還有甚麼是舊舞呢？

基於篇幅有限，不能逐一細說，現只好將舞名列下，以作存照：牛仔舞、查查、OB查查、勃羅斯(The Blues)、狐步(Fox Trot)、四步(有分「快四」和「慢四」兩種)，探戈、華爾滋(也分快、慢兩種)、扭腰舞、曼波(Mambo)、森巴、卻爾斯頓(The Charleston)、冧巴……

打工仔最識利用跳「草裙舞」去威脅老細。

關人隱仕

飲譽廟街的口水歌王，尹光，有一首名曲，叫做《關人隱仕》。

這位廟街歌王，常利用低下層社會內十分流通的粗言俗語，以諧音或隱喻的方法，譜成樂曲，經過美化和修飾後，常令聽眾「嗒落有味」，共鳴兼過癮，這是他的成功之處。

《關人隱仕》便是尹光代表作之一，他將廣東粗口，「關人屌事」一詞的最後兩個字，利用同音的技巧，改寫為「隱仕」，並描寫一個名叫「關人」的「隱仕」之事跡，從而避過禁播禁賣的危機。

「關人屌事」一詞的原裝正版，本是「關人屁事」；這裏的「關人」，並非尹光名曲內的那位隱仕「關人」，而是指「關我乜事」的「關」，即白話文的「跟我有何相干？」

「關人」一詞，不是廣東方言，早於一千五百年前的南朝史書《宋書》已有收錄；魏晉六朝間，「關」與「干」是通用的，「關人」者，「擾人」也。

「關我乜事」即「干擾我做乜？」又即「為何要干擾我？」，喻意「本來與我無關的，做乜來麻煩我！」。

大檸樂

由坊間普通飲料，轉化為一俚語粗言，確是可樂始創人所料不及的，這也是語言有趣的地方。

「大檸樂」，就是大號檸檬可樂加冰的凍飲，只不過，因其音與廣東話「大屌鑊」相似，才被人擬用粗口去。

「大鑊」者，「大件事」也，泛指「唔慌好嘢的事」。

「大屌鑊」的「屌」字，在這裏是沒有意思，也沒有意義的，基本上，是不必要的多餘字，只不過，廣東人説話，愛加這類無謂的粗言作助語詞。西方也有同樣的情況出現，成為語言學者的研究對象。

從「大檸樂」一詞，可看到香港市井文化的生趣。一般，在大酒店咖啡館「柯打」一杯可樂，杯邊總插放着一片檸檬作點綴裝飾，外國人很少拿該片檸檬丟進可樂中「加料」的。從六十年代起，香港的咖啡室平民化，變為「茶餐廳」，更甚者，有埋大牌檔(茶水檔)，令這高尚西風，普及化得遍佈街頭巷尾了。

由於可樂有大樽細樽兩款，口痕友便開「大檸樂」的玩笑，而從未聽人叫過「小檸樂」的！

核能人和尚

科學不止帶來文明，也帶來災禍；核能有助人類文明發展，也可摧毀人類文明，並又會變為粗言俚語，給人帶來生趣！

「核能」，就是原子能的一種，藉原子核分裂作用，而發揮原子威力、能量；「核能人」，簡單地說，就是使用核子能源推動的機械人。

「和尚」，「僧侶」也。

「核能人和尚」，便是「核能人僧」。

「核能人僧」的讀音，跟廣東粗口「乞屌人憎」近似。「乞人憎」者，就是「令人討厭」咁解。

由於廣東人愛將穢語（尤其是性器官的名詞）加插入一些平常語之中，作形容詞也好，動詞也好，甚或沒任何意義的助語詞也好，總之，加了一個「粗口字」，說的人夠爽，聽的人不介意，還有親切感，故「乞人憎」，常被稱為「乞屌人憎」，這就是廣東粗口的特性。

好好地一個科學名詞，核能人，也無端端墮入粗口範疇之內，相信是眾科學家想爆腦，也沒有想過的。

RICHARD

本篇要研究的一個粗口字，是英文的Richard。

吓！唔係呀？鬼佬名字，都係粗口？

Yes！無呃你！

只要是香港人(指年輕一輩，尤其是草根的兄弟們)，毋須我解釋，大家也明白「Richard」是指甚麼；但，隨着大陸開放，內地人和各處的中國人，紛紛來港，對於Richard是甚麼東西，為何Richard是指該東西，他們又怎會知道呢！不如，就讓我細說從頭吧！

Richard，中譯名為「李察」，本來無甚弊處，弊就弊在英文讀音是近音「week卓」，正正跟廣東粗口，「碌半」的發音相似，加上香港人又愛講懶音，如：「碌半」讀成「碌綴」，這樣，好好地的一個英文名，便無端端變為粗口了！那麼「碌半」又指甚麼呢？

「碌半」，本是指「男子那話兒」，現多用來暗喻一個人「平庸、愚蠢、無知、呆鈍」之意。

另一個英文名Billy Ham，你想像到甚麼呢？

派報紙

「派報紙」一詞，現今看來，無甚特別，但在五、六十年代，「派報紙」在香港俗語海裏，是暗喻為「男子早洩」解。

何以用「派報紙」來形容那事宜呢？

話說，當年的香港，交通及資訊都沒有現今的方便，尤其是住在半山的有錢人，附近沒有報檔，電視早上又沒有新聞睇，於是「派報紙」的工人，便應運而生，他們每朝晨早踏單車，挨家挨戶，送上訂購的報紙。

派報紙的手法有二，一是將報紙擺在訂戶的門口外邊，這多是住在地下那層的客仔；二是由於訂戶住在二樓或以上，報販便會在街上，將報紙捲成條狀，拋擲給訂戶，這類的居多。

因為報紙是「未天光已早派」的，又離遠的「拋」過去或「放在門外」，訂戶也不知在甚麼時候「已」收到，哈哈，種種跡象加起來，跟「早洩」是否相同呢？

當年，與「派報紙」有異曲同工之效的另一俗語，叫做「派牛奶」，現今，廿一世紀，已再無人記得矣！

扯旗

每逢國慶或國際比賽頒獎，都有升旗儀式，甚至皇宮廣場前，每天都有升旗收旗的軍操表演，更是成為旅客觀光節目之一。

這個升旗儀式，廣東話叫做「扯旗」。

「扯旗」，在性事禁忌語裏，另有含意，指「男性小弟興奮勃起」，而且還是偷偷進行，不想讓別人知曉。

何解「扯旗」如此嚴肅的禮典，竟跟那「唔見得光」的形態扯上關係呢？皆因那話兒興奮勃起時，會向上挺立豎直，像旗柱一般，故而得名；現暗喻一個人高興得不可開關時，也說為：「扯晒旗」！

香港基督教團體「明光社」，常以「道德監察者」身份評論香港「性事」，惹來爭議，連雅虎網站知識區，也有一條惡作劇的問題戲謔說：「請問明光社的職員能否扯旗(勃起)？」[1]可見「扯旗」一詞，早已不再是乾指國慶式的升旗儀式矣。

註[1]：《壹週刊》，第899期，2007年5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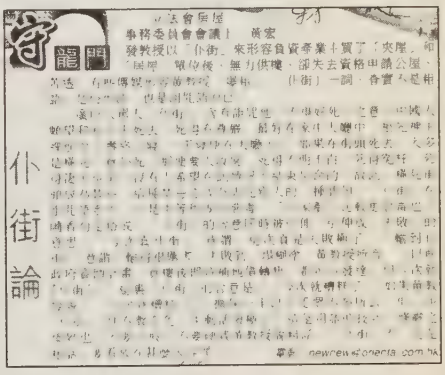
仆街①

有日，收到一位北京女讀者的電郵，查詢「仆街」何解？又問為何「仆街」一詞，會引來巨大反應？

原來，該女士從網上新聞看到香港廣管局要刪剪《秋天的童話》的幾句對白，而她的理解，「仆街」，只不過是在街上不小心的栽了一跤，跌倒而已！何解咒罵人家摔一跤，得到的懲罰和回響會咁嚴重呢？

撇開廣管局所持的理由不提，單純講解俗語，「仆街」一詞，字面上，解作「跌倒街頭」之外，其實，是一個廣東地道的咒罵語，全句是「仆街死」，意即「倒斃街頭」。中國人十分注重死的文化，若橫屍路邊，即算「不得好死」②，不吉利外，也面目無光也！

我在本書後附錄了幾篇討論《秋》片的長文，有解釋「仆街」的原意，可讀。


守龍門
仆街論

《東方日報》龍門陣，2001年12月9日。

註①：「仆倒」的「仆」字正寫，應是「踣」。

註②：在二〇〇一年十二月，香港立法會內討論房屋政策時，議員黃宏發教授曾當眾爆出一句「仆街」，被傳媒指為「爆粗」，文化人劉天賜即在其「專欄」說清楚「仆街」不是粗話。六年來，廣管局的諸公諸婆應沒看到該鴻文，才無知出事。

P.K

「咁搞法，呢單嘢實PK啦！」

「乜佢個人咁PK㗎！」

「唔掂㗎！唔好做啦！好PK㗎！」

時下的年輕人，常說PK、PK，究竟PK是甚麼呢？

按上述的對白而言，我們可看得出，PK是解作「麻煩」、「不吉利」、「差勁」，總之是「不十分好」的意思。

直接的說，PK就是廣東俗語的「仆街」。

前一篇，已解釋了「仆街」並非粗口穢語，為何仍有人以英文發音作掩護呢？

原來，老早，已有人將「仆街」改叫為「趴街」的了！而「趴街」的讀音，偏偏跟香港一間著名的大型超級市場「百佳」[①]近音，「百」字的粵語英文拼音是「Pak」，「佳」是「Kai」，按稱呼慣例，每個名，叫英文的第一個字母，所以，便有「PK」一詞的出現，來代替「仆街」。

「PK」在香港，是「仆街」，但大陸內地近年興起的「PK」一詞，則是「對壘」、「比併」之意，即英文簡寫的「Vs」[②]。

註[①]：在此必須指出，香港人並無不滿和冒犯「百佳」，這只是個歷史偶然性的巧合。站在歷史和語言學研究的角度，我有把真相資料記錄下來的必要。

註[②]：Vs，是英文Versus的縮寫，是「對抗」的意思。

乜到開花

「罵人」的廣東粗俗語，可以說為「×人」。

「×」，是一個代號，可以有多個講法，例如：「交叉」、「乜」、「小」、或「媽」……總之，能解作「造愛之動詞」，皆可以用得上，如罵人罵得起勁，便說為：「小到飛起」、「媽到七彩」和「乜到開花」。

「飛起」，很容易理解，即「躍起」。歡喜若狂時會「開心到飛起」；激心時會「熒到彈起」。鬧人鬧得起勁時，也可用「鬧到飛起」來形容！

「七彩」，本是指「顏色斑斕」，喻作「精采」，是可以講得通及理解的。

至於「開花」，一直以為與「後庭」有關，因為常常聽到「×到你屎窟開花」，印象中，小孩被鞭笞屁股，打得皮撕肉綻，這就是叫「屎窟開花」，所以，認定了被人「插到開花」，是「操屁股」轉意而來。

點知，另有別情，並與黑社會有關的——

原來乾隆年間，洪門的切口（即暗語），稱「罵人」為「開花」[1]，這詞輾轉相傳至今。何解會將「開花」喻作「罵人」呢？取其「開花」之「燦爛」乎？真係要考究吓先知！

中國人愛公然以粗口罵人，不作任何掩飾，故大家早已習慣花開滿城春矣！

註[1]：《中國幫會三百年革命史》，劉聯珂，1940年。

調理農務系

粗口的來源，可以來自坊間任何一角落；粗口的流播，同樣，也可傳到坊間任何一角落。不論是皇庭深宮或窮街陋巷，只要有人到的地方，就有粗口。

要禁絕人們講粗口，非要全毒啞他們不可。

情操高尚的學府，也逃不出粗口糾纏的宿命。

六十年代的香港，能夠成為中學生，已是不得了的一回事，若是位大學生，那更是光耀門楣的社會精英，怎會像當今大學普及化至一個招牌跌下可壓死三幾十個大學生的現象；那時的人，因自小就要學師做工，賺錢養家，無機會讀書，於是便說為入了「社會大學」。而由於英國牛津大學有名，香港草根小民便諧音地說為自己畢業於「牛精大學」，那，當別人問及在大學選修何科時，率直的兄弟們，一定是理直氣壯的說：

「調理農務系！」

「調理農務系」解

若以為大學學科內，有一「調理農務系」的話，那，有兩個可能：

一、你是個外地人，不懂廣東話深層奧妙之處。

二、你是一個天真純情的人。

「調理農務系」一詞，只是咱們一群廣東好事之徒，將粗口諧音轉化而成的名詞；實際上，大學內是沒有這「調節管理農業生產事務科」學系的。

「調」，與「媽叉人家娘親」的廣東粗言近音、「理」與「你」同音、「農務」又與「老母」的音相似、「系」就更加不用說，直情與「女陰」的名稱一樣啦！

當大學仍未開辦「調理農務」這學科時，更絕的，早已有「蘭花系」。

釣泥鰽過海

七十年代，是香港工業起飛的時代，隨着經濟颱升的日子，本來有「香」島之譽的海港，逐漸被污染。

七十年代之前，港九四周海域，波平清晰見底，不單只是旅遊人的渡假勝地，也是海洋生物聚居的樂土，可惜，今天，此情不再。

以前，在碼頭旁垂釣，是普羅大眾的消遣之一；事實上，當時碼頭的水質也是頗潔淨的，不少魚群在此活動，最常見是「泥鰽魚」，故有「釣泥鰽」一詞的產生。

早年，未有海底隧道前，過海一定要靠坐渡海小輪的。

「釣泥鰽過海」？查實，在過海渡輪上釣魚，是不可能的事，這句俚語的「真義」，是一個廣東諧音粗口，跟「丟你媽個屄」近音而已！

「屄」，本來讀作近「系」音，為甚麼這裏會變成「海」音呢？原來，在香港的廣東人之中，東莞人唸女陰「屄」字為「害」音，而「害」的讀音又近似「海」，因此，「個屄」變音為「過海」了！最吊詭的，是東莞音唸「海」字，不是讀「害」，而是近「fee」。

法蘭西皇帝

香港之所以成功，政府施行的不干預政策，是功不可沒的！尤其是言論自由，今天，仍比大陸的好。

香港電視史上，曾矚目一時的清談節目《龍門陣》，在後九七過渡期間，就曾發揮過高度言論自由的效果示範，各人暢所欲言，各抒己見。

記得，一次，主持人黃毓民粗着脖子大嚷：「法蘭西皇帝」，哈，連這粗話也在電視亮相，可見言論自由的珍貴。那，「法蘭西皇帝」是甚麼呢？原來是一個廣東粗口歇後語。

「法蘭西」，是指「法國的」，即英文French之音譯字，「法蘭西」的「蘭」音，通常讀作「noun」音；「皇帝」，便是英文king的直譯。

「法蘭西皇帝」，英文全句是French king，音讀近似廣東話的「費屌時傾」，即「多講無謂，講也嘥氣」之意。

歇後語好玩之處，就是人家講前句，聽者自忖言中含意。有很多說話，不便當眾、即時、面對面，或說來尷尬的情況下，歇後語就大派用場了！

若政論時事節目連高談闊論的自由也失去時，便真真正正的「法蘭西皇帝」矣！

英文讀真啲

繼法國皇帝French King之後，今篇又找來幾個英文詞句，讓大家睇真啲。

Holland bank cheque，直譯為「荷蘭銀行(的)支票」。Holland，讀音似廣東話的「好很」；bank，近似「笨」；cheque，像「半」音。所以，全句粵語發音，就是「好很笨半」矣！

Macau friend，老掉大牙的古惑英文，直譯為「澳門朋友」，Macau，音讀為「麻屎」；friend，有如「煩」。所以，全句便是「麻屎煩」。因Macau的讀音又近似「馬交」，遂江湖上稱澳門為「馬交」也。

Delay no more，中譯為「不再延遲」。可是英文發音時，Delay，讀成「掉你」；no似「老」；more是「嬤呀」！全句是……不能寫，否則會被人告，大家意會吧！

Holland moon，本是「荷蘭(的)月亮」，但，此句跟上述的Holland一樣，讀音似「好很」；moon，像「悶」音。全句便是「好很悶」也。

超記鹵味

那日，經過中環，看到一食肆，取名為「魚翅撈飯」，便想起九龍城一糖水店，叫做「口甜舌滑」，哈，頗為有趣。

人的觀念，會隨着世代流轉而更變，以前難宣於口的禁語，現今可能成為大眾爭相使用的口頭禪。

「鷄竇」，本是「鷄隻棲身的地方」，一直以來，被喻指為「妓寨」，誰料到今天，有一群年輕創業家，用此作為販賣鷄餸的專門店，也有人以「鷄竇」一名做農場的招牌。

「魚蛋檔」，七十年代盛極一時的色情場所，又叫做「黑廳」的小舞苑，如今，又被人用作販賣魚蛋粉的小食肆。

「蛇竇」，蛇冬眠時瑟縮藏身之所，被泛指為工作偷懶的秘密基地，現在，是賣蛇羹的店名。

看過大堆趣怪的店舖名稱，我也想搞番間「燒臘店」，大可叫做「超記鹵味」。

香港人愛將粗言穢語變音説出來，尤其是近音，如「老母」，常説為「鹵味」(又常錯寫為「老味」)，「超」字音如「丟」，「記」又似「你」，所以，「超記鹵味」店一出，肯定有聲有色又有味，不知大家願意夾份嗎？

打飛機

「打飛機」，指男生「手淫」。

「打飛機」，形而上是說明男性興奮，那話兒勃起射精，有如專門射擊飛機的高射炮發炮的境況一樣，故而得名。

有人說「打飛機」是「自瀆」，這說法是可以成立的，但，原來有些淫業設有代「打飛機」的不道德交易，不一定是「自瀆」的，如一些美其名為按摩院的「冲涼搽骨」的指壓中心，其實是賣淫架步，內裏的按摩女郎(俗稱「搽骨妹」)，除了賣身陪瞓上牀之外，通常在替客人搽骨時，多加問客人要否「出火」，意指代為「打飛機」。

「出火」何解等如「射精」呢？原來，按中醫理論，指男性精滿過剩，易燥熱，謂之「有火」，若「火猛」陽太盛，會對身體不好，所以陰陽調和之法，最好適當地「降火」(或「墜火」，又叫「下火」)，於是，中國道家便提出「男女性交合體」，才是養身之道的說法；故「出火」變為「出精」的一個代名詞。這不雅傷身的「打飛機」行為，也叫做「劏蛇」，意取兩件東西都是條狀，被抓着「對付」之也！

最後，一提那些外江佬(即「外省人士」)小心講「搭飛機」(乘坐飛機)三個字，小心！小心！

非法出精

成棚麻甩佬聚頭，無句好話，講講吓，就會講到「性」方面去，這是任何男人圈都曾發生的事！可幸的，是我認識的朋友，總有點文化，粗口爛舌之餘，也有舞文弄墨。

話時話，講到「手淫」(以男性而言)，究竟，香港俗語有幾多個叫法呢？

哈！最流行者，非前文所說的「打飛機」莫屬矣！「打飛機」，就是用長程大炮，向上空的飛機發炮也，這情況好比男根勃起，頭頷頷時發射一樣，形象化的術語。

「自瀆」，本意是「對人不恭敬」，或「褻瀆」。「自瀆」就是「對自己不恭」或「褻穢」吧！

「自慰」。自我安慰乎？「慰」，可解作「安適」，所以，令自己「快慰」(過癮)、「欣慰」(享受)，便算「自慰」咯！

「五姑娘」。「自慰」的，多靠自己的五根手指，男性找慰藉對象，本應是女性吧！五指代表女士時，便是「五姑娘」啦！明未？

多種「自淫」的名稱，都可理解，但，論出位及經典的，非佛家語不可矣，因佛語說「自瀆出火」為——「非法出精」！

食蕉食自己

近年，不知是我們的性觀念開放咗，或是我們的文化水平下降了，甚或兩者拼合起來後，我們所講的俗語越來越多？不打緊，最令人吃驚的，是越來越俗，越來越賤，並無端端的與性拉上關係，例如：

「食蕉」，看字面意，是「吃香蕉」，沒有甚麼毛病，可是，因香蕉與男子陽具相似，遂令有了粗俗之義，從而，又衍生一個相關的俗鄙語——「食自己」，有「自瀆」的含義。

因為這口頭禪太流行，三個字都沒有明顯不潔的味兒，漸漸地，坊間亦大為使用，如拒絕別人邀請，不論是否有得食的飯局，只要令對方剩下孤獨零仃的話，也可說為：「你食自己啦！」

又，「食自己」有「自食其力」和「自力更生」之意，於是，自己照顧自己，也是「食自己」矣！

講返「食蕉」一詞，亦作咒人「去死」或「咪使旨意」解，以前相同用意的俗語係「食屎」；「屎」，「糞便」也，有時，屎的形狀，像香蕉一樣，於是借蕉作糞，叫人家「食屎」變為「食蕉」了！

胸圍的別號

做語言文字研究工作的，從古至今，不論訓詁或今譯，一直沒有停過。

好玩之處，就是每個時法理代，都有不同的新詞語誕生。

不管新詞多麼無厘頭，無法理解，但它的產成或多或少總有前因後果，有線索追查的！

俗語是文字研究工作者最愛鑽研的科目，因它的組成是反映民生實況，是歷史的一部份；香港口語有趣的地方，就是比書面語更全面的表達「民情」，比方說，女士的褻衣，主要有「內衣」及「胸圍」兩大種。

「內衣」。我們的口語叫做「底衫」；但，女士們的「胸圍」，你又知有多少個別號嗎？嗱！常用的有：

「奶罩」。「女胸」為「奶」，罩着奶的，不就是「奶罩」嗎？這是「胸圍」最初傳入華人世界中的一個標準而又普及的叫法。

「波笠」。「女胸」又俗稱做「波」，笠着，便這樣叫咯！但，在體育器具中心買的「波笠」，只是罩着足球或籃球的網狀繩袋而已。

「眼鏡」，這是流行於六、七十年代的叫法；因為它是兩個圓形，左右有搭帶，跟胸圍形狀相似的東西，故而得名。

薄落媽之笠

在報章專欄談及女士們的胸圍的異稱之後，那些豬朋狗友不讚我見識廣博外，還譏笑我孤陋寡聞，原來，「奶罩」還有很多別號的，現再記錄，如下：

「媽滋笠」，不知甚麼時候產成及其來源紀錄。「媽滋」是指女性胸前的贅肉，而這個「滋」，是來自「女性乳房」的別稱——「奶滋」。

「滋」，本是「汁液」。「奶滋」，就是「乳汁」。小嬰孩常嚷着要食的「奶滋」，便是此「滋」了！

「媽滋」，從字面義，是「媽媽的奶液」，但此處應引伸為「媽媽乳房」吧！

「媽滋笠」，便是「笠落媽媽胸脯上的東西」也，不是「胸圍」，又是甚麼呢？

「媽滋笠」多是鄉村人說的，在電影《我愛扭紋柴》裏，見飾演在圍村長大的周潤發便曾講過此對白。

「薄落」。這裏的「落」字，讀若「落你棚牙」的「落」音。「薄落」指是「胸圍」，有點令人摸不着頭腦。但另有一種「薄落」，是解作警察設置的「路障」，即英文road block的block的音譯字，不知這個有「阻擋」意的東西，跟罩着奶滋的胸圍，有乜關係呢？

冚家鏟

跟各國各地的朋友聊過，真想不到，原來，每處地方的粗言穢語的數量，少到我們不相信的，他們來來去去，只得三幾句，變化也不多，不像咱們中國「國罵」的那樣豐富和多樣化，這可能關乎地區民族性的影響，咱們中國人多隱晦及狡猾，罵人的方式兼收並蓄，外國人比較率直，當然，也可以說他們不用腦去搞花樣，亦可理解到他們的文化沒有我們的那般流長之故。

另外，中國的方塊字，獨立或串連使用，其變幻之大，不是外文可比的，例如：

「冚家鏟」，一個很絕、很毒的咒罵語。

「冚」，全部也；「冚家」，即「全家」，毒罵及詛咒他人全家死亡之意。我在本書後的「附錄」，有詳盡解釋。

「冚家鏟」，後來又轉為「冚家拎」，這裏的「拎」是象音字，是和尚道士開壇作法，打齋超度的鈴鈴喳喳敲擊聲，暗喻「別人全家都需要被那些法師超度」之意，即「全死去」也！還有一句「絕子絕孫」的同義詞，卻是帶有吉祥寓意的「冚家富貴」，用此去詛咒別人，奇怪嗎？

不為贋

地球最好

向無二價
每包六先

南洋公司出品

屎流流食地球

俗語是反映時代歷史的最佳證物。每個時期，都有不同的俗語產生，今天的新名詞，就是明天歷史學家的資料；故此，我們不要輕視那些俗不可耐的俚語，甚至那些卑鄙難堪的粗言髒話。

三十年代初的香港，物資匱乏，民生苦困，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全球經濟不景，中國也受影響，當時，中港居民可自由出入的，因內地國共相爭，不少人便南來香港謀生。多種不利的情況下，香港民生就百上加斤了。

那時，有一句順口溜「屎流流，食地球」。「屎流流」，廣東粗口，是戇居居、無出息、貧窮潦倒、無聊無主意……等意思。這樣的人，可吃掉整個地球？非也！原來，這俗語的「地球」，是指當年最廉價的一隻香煙牌子。

三炮台、麥麗牌、派律都是較高級的香煙，每包二十支，售價四毫，而地球牌則只需六仙一包，還可以拆散按支數零售；在艱難歲月裏，便宜四倍的地球牌，當然是最受那群窮苦煙民的歡迎吧！

現今的香港人，不曾見過一支支散賣的煙仔檔了！

做乜嘢

中國文化幾千年來，對性愛的描寫，絡繹不絕。

中國儒生的矛盾，就是愛講想講但又怕講，於是咱們中國文字對這樣「盤腸大戰」的稱號忌諱得來也很顯眼，有些更用華麗的字句去遮蓋(說得好聽的是描寫)，例如：周公之禮、魚水之歡、牀第之事、交歡、和合、璧合……男女合體相交的名稱，多不勝數，不論名堂如何高雅清秀，講來講去都是講那回事。

時代轉變，文化有易，牀上交媾的名稱，亦隨之不同，今篇找來一批近期最新的「造愛」俗語：

「造愛」，英文make love的直譯，make，造也；love，愛也。鬼佬敦倫的名稱，被咱們直接的搬過來用！

「Do嘢」，就是因為我們中國人的「做」和「造」的觀念混淆不清，中英文的理解更是唔清唔楚。make和do，雖然兩字同解釋為「做」(或「造」)，但一個是「製造」(make)，而另一個是「做工」的「做」(do)，兩字意本是截然不同的，也被我們搞亂來用，將make love的「造」，誤改為do，遂暗喻叫「做嘢」為「do嘢」了！

還有其他有趣的，下篇再說……

開鑊

中國語言之變化，在五十年代後，因中國閉關政策影響，沒甚突破；反而令香港話在華人世界裏，變成一枝獨秀。

就以「性交」相干的同義詞，如「造愛」或「Do嘢」很明顯是受英文之影響，而在眾多幹那事兒的詞彙之中，最地道的，莫過於「開鑊」了！

「開鑊」，一個被視為粗俗的字句，盛行於低下層社會。

「開鑊」一詞之廣泛流傳，是跟香港一樁風化案有關，於一九五五年，一名叫紅媚的舞小姐在跑馬地被人強姦，事後捉到色魔，上堂審判時，舞小姐口供稱說當晚被逼「開鑊七次」來代替「梅開七度」，翌日，各大報章的頭條，以「七鑊之花」來形容這舞小姐，當年來說，這已是聳人聽聞的大事了。「開鑊」一詞從此流行起來外，那「七鑊之花」也受片商垂青，成為明星，拍起片來，電影上映時，在中央戲院門前，還掛起七隻鑊來作宣傳哩！

中央戲院

牀上交合，令香港生產出這「開鑊」的典故，怎能不好好記錄在案呢？

「扑嘢」的典故

語言學裏，有「隱語」一門，學名叫「秘密語」，即我們說的「暗語」，或「背語」。

用「暗語」溝通，就是不想讓第三者（或「不是自己人」）知道談話的內容。

「隱語」，除黑社會的所謂「切口」之外，民間各行各業也有自己「專業」的一套特殊語言系統，這叫做「行話」，又即是「行頭話」。

唔講大家不會知道，現今，我們指「交媾」、「敦倫」的燕好性行為，那句「扑嘢」，是起源於香港舞廳背語。

七十年代的香港黃業，氾濫成風，舞廳夜總會，及色情架步成行成市，多到梗有一間喺你屋企附近。當時的舞小姐被人客「買鐘」出街，就是去公寓開房，進行性交易的。

完事後，勤力的舞小姐會折返舞廳繼續工作，太攰或想稍作歇息的，便約同其他姊妹消遣，開枱打麻雀。由於打牌時，常舉起麻雀牌狠狠的拍下，這敲落枱面的動作，就叫做「扑」。

有段時間，香港人叫「打麻雀」做「扑牌」的。

當舞小姐跟客人出街交易完畢後，與姊妹麻雀耍樂時，收到舞廳經理電召回去趕下場的話，若她不想返工，便會說「扑緊嘢，唔得閒」，藉此想誤導經理以為她仍在「工作」，久而久之，「扑嘢」一詞，就成為舞小姐接客開緊工的代名詞，並且，由舞場術語，流傳到坊間，變為常用語。

這「扑嘢」的典故，是一位舞廳老叔父講我知的，算是「口述歷史」吧！

在此「口述歷史」之前，坊間一直有個民間傳奇式的「扑嘢」舊典故，抄錄如下：

從前，廣州有個鐵匠，於深夜工作後，一時興起，捉着妻子幹起來，由於鐵匠一向粗魯，行房時弄得牀聲隆隆，鄰居不勝其煩，摸黑上門追究原委，鐵匠情急智生的說：「唔好意思呀！扑緊嘢，好快就搞掂㗎啦！」遂以後，廣東話稱那回事做「扑嘢」了！

查實，「扑嘢」一詞，是七十年代才出現的，故此，那源自舞場術語的典故，較為可信。

岌踹疹

不講不知，有關「造愛」的異稱，除了「Do嘢」、「扑嘢」、「開鑊」等有典故來源之外，還有多個怪怪的叫法，例如：

「岌」，乃「搖搖岌」的「岌」；「岌」，除了作「危險」的搖動外，還有「上下郁動」之意，正好脗合男女交歡時，男人在上邊抽搐的動作，故稱之為「岌」或「岌嘢」。

「踹」，音「un」，腳踭離地上下震動，叫做「腳印印」，這「印印吓」便是「踹」啦！我懷疑「腳印印」的「印」，就是「腳踹踹」的「踹」。與「岌」同樣，因有一上一下的動作，而借為「性交」的代名詞。

「疹」，也只是一個注音；「疹」等於「交歡」的講法，只是數年前曾流行過一段時間，為何「造愛」叫做「疹」呢？真不懂。有可能是上述「踹」之音轉，因九七年後，多了大量內地移民來港，他們的口音，將「踹」變成「疹」吧！若有讀者得悉原委，請賜教！

近期，最新的叫法，是「咩」(或「咩嘢」)，其實，將「做愛」稱為「咩嘢」，已很久的事了，是年輕人害羞尷尬的忌諱語，現今大行其道，源自無線電視劇集《戇夫成龍》的傻仔主角郭晉安常捉着老婆仔說：「我要咩你」。

第八站飲糖水

不少年輕朋友問我，何解「九龍塘」會叫做「第八站」？

一九七九年，地下鐵通車，標誌着香港交通的一個新紀元。初期，地鐵路線，只是從中環至觀塘，而荃灣線則到八二年五月才通車。

從中環至觀塘沿線的地鐵站為：中環、金鐘、尖沙嘴、佐敦、油麻地、旺角、石硤尾、九龍塘、樂富、黃大仙、鑽石山、彩虹、九龍灣、牛頭角、觀塘等站。

「第八站」的意思，就是從中環站起向觀塘站數去，或從觀塘站向中環站數去，九龍塘都是位於中間的第八站，因而得名。

由於九龍塘是著名的愛侶時鐘酒店區，是不少好朋友尋歡的地方，因而，到九龍塘時租別墅開房的，就叫做「飲糖水」，取其「九龍塘」的「塘」字音為引子，反正，來這裏的人，總希望甜甜蜜蜜地享受一番！

開房睇電視

一對情侶，到時鐘別墅開房尋開心，俗稱「飲糖水」或「睇電視」。

前一篇，已講過，「飲糖水」是因為「九龍塘」而得名。今篇，講「睇電視」吧——

由於那些時鐘別墅為爭客搶生意，不惜將房間「特別處理」。分類的裝修，盡顯豪華美侖美奐作招徠，高級的有法國式宮廷設計，誇張的，更有甚麼園林景色裝置，還有電動圓牀、水牀等設施，應有盡有。

大牀和浴室之外，電視機也是不可缺少的設備。不論別墅規模大小，電視的存在，是非常奧妙的，它除了正常的電視節目外，也有小電影[1]播放。看電視節目，可紓緩侷促小房間的氣氛；看成人電影，可增加情慾的熱熾。

還有，每逢到這些地方，服務員帶領客人入房後，總是第一時間開着電視機，久而久之，開房尋歡的，便叫做「睇電視」了！

註[1]：小電影，即「色情電影」，又叫「成人電影」。

炮房

現時，一般的情侶時租酒店，我們皆稱之為「炮房」。

「炮房」，顧名思義，取其「發炮」、「打炮」的地方，具體形象化，可是，唔講又唔知，這炮聲卜卜的架步，在中國歷史上，早已有之，不過，並非叫「炮」房，而係「豹」房，只是「炮」「豹」同音借用而已！

「豹房」，是明武宗朱厚照於禁宮中建造的淫樂場所。正德二年(即一五〇七年)詔造豹房，在西華門內，不聽政，晝夜淫樂。

到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這歡樂了十四年的厚照皇帝，便精盡人亡，死於豹房之內，可算燦爛矣！

點解淫宮取名「豹房」，而不叫「虎房」或「龍房」呢？據說，是房中擺置了兩隻玉豹雕像之故。

也許，由於厚照皇帝的「豐功偉績，死而後矣」的精神，流傳民間，令人羨慕及仿傚，故將自己耍樂的溫牀來媲美「豹房」，從而令「豹房」一詞，變為尋歡偷情的陣地了。歷史總會過去的，我覺得「炮房」比「豹房」更具代表性。

畀條毛你

別人要求我們贈予禮物，我們不屑地拒絕時，總愛笑說：「送條毛畀你！」這開玩笑的髒話，原來，係有典故的。

成語中有「千里鵝毛」一題，出處有二，一是宋朝歐陽修的「鵝毛贈千里，所以重其人。」另一是黃庭堅的「千里鵝毛意不輕，瘴衣腥膩比歸客。」

還有一說，是明朝徐渭編著的《路史》中，有這樣的一個故事：

唐朝時，有個地方官派了一個叫緬伯高的部下，上京進貢一隻鵝給皇帝；當他經過沔陽湖，想給天鵝洗白白時，誰知，手一鬆，讓鵝走脫，他只抓到一條鵝毛，唯有硬着頭皮，上朝面聖，並即場唸咗一首詩：

「上覆唐天子，可饒緬伯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意為我千里都帶來這禮物，可見真誠是有的，懇請君王恕罪。

不知這故事是否屬實，因徐渭是明朝人，比歐陽修晚了一代。

穢物

屎、尿、屁這三大穢物，逢是動物都有的，人類也不幸免，可是，這三大自然產品的俗語，在咱們中國人的道德禮儀中，是很忌諱當眾說出來的，不過，有關的熟語，卻是非常生動的點題，又非常多，雖然流於市井坊間，但，肯定是中國次文化的一大寶庫。

有關「屎」的俗語：「食豬紅、屙黑屎」。「豬紅」，乃是豬血凝固後製成的食品，帶赤黑色；好多時，食罷豬紅，因腸胃消化不來，排洩物就會帶點黑色。這句熟語的含意，就是「即時見效」也。

有關「尿」的俗語：「酹屎酹尿」。「酹」，音「賴」，本是「把酒灑在地上」之意，借音用作「忍不住的排洩」。「酹屎酹尿」，原指一個人「失禁」，引伸為「製造麻煩」，再喻作處事不當、辦事不力、總留下手尾、無責任感等意。

有關「屁」的俗語：「有話就講，有屁就放」。中國俗語裏，「放屁」是指別人「瞎說」之意；這全句是斥責他人不要再說空話、兜圈、浪費時間，要盡快長話短說，不要再廢話連篇也！

其實，單是「屎尿屁」這三個字的俗語，就足夠寫成一本專書，你看，中國人的嘴巴，多髒！

大小二便

上廁所，係人生必有之事宜，本來無甚稀奇，只是咱們中國泱泱文化翹楚，怎能天天嚷叫「屙屎」、「屙尿」、「屙淜淜」、「屙啾啾」等屙屙聲，難聽兼礙耳。

所以，典雅的中文，便有「如廁」、「淨手」、「出恭」、「方便」等秀麗的詞彙了。

在眾文言體內，有一個舊時的俗語，當今變為雅語的「上廁所」，叫做「解手」。

「解手」，這個詞是怎樣來的呢？

明朝洪武、永樂年間，朝廷多次下令，強迫農民遷徙，實行移民墾田政策，將人民從洪洞、臨汾、蒲絳等地，移去山東、河南、河北、陝西一帶。

流徙押解時，官吏怕移民逃跑，就把他們用繩捆綁着，挽結串聯，魚貫而行；途中，移民們想要大小便者，得央求吏役，鬆解捆於手臂的繩索，以便解決，據聞，這就是「解手」之典故。

反觀，現代人一切講求直接，新一批的俗語，談及「大便」者，就叫做「開大」；「小便」者，則叫做「開細」囉！簡單而清楚。

小便的別號

人生三大事：食、瞓、痾，缺一不可。

痾有三穢物：屎、尿、屁，避無可避。

既然是人生必有污物，我們毋須忌諱不談，尤其是俗話中，還大量使用這些詞句，構成民俗學、語言學的研究趣味！

到廁所方便方便，不只是人生必然的事，有時還會是件急事、快事(暢快之事)，這方便之事，就分為「大方便」和「小方便」矣！

今篇，談談「小便」的俗稱吧！

「小便」，即「痾尿」也，文謅謅的說法，有：「小解」、「解手」、「去洗手間」、「上廁所」；但，「去洗手間」和「上廁所」，不一定是「小便」的。

粗鄙的說法，有：「揸水」，取其「揸着水喉頭放水」之意，也因「揸」(持東西)與「搾」(用力擠出)同音，故也含「持着、擠着出水」之感覺。「揸水」只適用於男性。

黑話的說法，是「擺柳」，意指小便時的形態，有如垂柳迎風擺動。台灣語稱「小便」為「尿尿」！

放低幾両

前文，寫過幾個「小便」的異稱，現寫一篇有關「大便」的別號，講講「上廁」的學問吧！

「大便」，我哋廣東人叫做「屙屎」，直接得毋須解釋。

因為大便時的排洩物，會有重量，故又暱稱為「放低幾両」！

又因這幾両穢物，排放時(這裏指在地面上而言)，會組成一份東西，而這樣一份份的物件，我們叫做「堆」，故「擺放下一堆堆廢物」的舉動，便叫做「擺堆」了！

要注意的，「擺堆」一詞，是黑社會背語，普通的正常人家是不會用的。黑道中人也少說了，因這詞在黑道術語中也是屬下等用語，只有「監躉」才用的。

除了「擺堆」之外，這類屎尿屁的俗語，總離不開黑道背語，「大便」在黑語中，又稱為「戧翁」。

「戧」讀作「橙」，是上下抖震時，令物件下墜跌出之意；「翁」，只是一個記音字，作「糞便」解。

何解「大便」會叫「戧翁」呢？我也不知道！

屎尿賦

騷客文人，多愁善感，常寄情於紙上；中國詩詞，更以工整巧對為本，字少意深，雖然難度頗高，卻甚得文客鍾愛，可能，溫純內斂的儒生，須要從另一個世界裏，表現自己的強者本色吧！

廣東一向被視為南蠻之地，就算舞文弄墨者，也帶粗鄙，不受「正統」「衛士」之賞識，可幸，廣東人的黠慧抵死，也是非我族類者所及，尤其廣東佬愛講屎尿屁，甚具特色，並常宣之口、記以文，不怕遺臭萬年哩！

廣東第一鬼才，倫文敍有一首《屎尿賦》十分精采，話就話係倫文敍的詩詞，我相信多數係寫倫文敍故事的作者自己的手筆，但，不管誰的「功勞」，只要有趣，一一記下：「屙屎落塘搖動一天星斗，射尿上壁畫出萬里山河。」

重有一首不知名的大作：「當年屙尿射過界，如今屙尿滴濕鞋。」喻老年人的窘相，而這作家，一定係男人。

鬧仔女

為了研究廣東俗語，平日抄筆記，做訪問，影印資料，儲儲埋埋，滿屋「文獻」。

這日，無意中翻看到一大堆廣東人「毒罵」自己子女的惡言，這是全中國（或全世界）也不會有這般「狠毒」的，是否廣東南蠻是特別兇殘的一族呢？看看吧：

「衰仔」（或「衰女」）。「衰」，含有「不良」、「錯壞」、「次等」的意思，廣東人對子女的咒罵語中，「衰仔」／「衰女」已是最客氣的了。

另外，由「衰仔（女）」演化出有「衰仔包」和「衰女包」，可能「衰仔包」，來自「死仔包」和「死女包」，同時，愛哭的人也叫做「喊包」。

「短命仔」。父母平常拜神，祈求家人富貴長壽，可是又愛罵仔女為「短命仔（女）」或「短命種」，真矛盾。

「死剩種」、「打靶仔」。這兩個詞，可反映出五、六十年代時期，第二次大戰後，家破人亡，僥倖生存的人便是「死剩」下來的「種子」！「打靶」即「槍決」，是戰時最普遍的刑法，叫子女做「打靶仔」，即是他們也應拉去行刑，死不足惜的頑皮兒也。

死仔包[1]之來源

向香港掌故名宿魯金老師問學，狠毒父母咒罵子女的詈語，「死仔／女包」，是「包」或是「飽」呢？又點解會用「包」(或「飽」)？

魯金老師解釋說：惡罵之言的「死仔／女」，是用「包」；雖然「包」「飽」同音，但「飽」是「吃足夠了」之意，與小孩生死無關，而用這有「裹紮」意的「包」字，則是關乎中國民俗和歷史恨事。

首先講講與歷史有關的解釋，中國經年戰亂，歷代煙火頻生，百姓為逃戰火，四竄奔命，若走難途中遭遇不測，何來棺木殮葬，唯一方法是用布塊裹屍埋之；尤其小孩，死亡率比較高，故，這樣「打包」的童屍，就是「死仔包」矣。

第二次大戰時，香港形勢緊張，孩童死去，草草打包處理的，更是無日無之；和平後，「死仔包」這個本來形容兒童命短的名詞，便流傳至今了。

有時，也聽到有父母責罵子女為「短命種」者，意思便是與「死仔／女包」一樣，幼年命殞。

註[1]：「死仔包」的「死」，本是咒罵語，但卻避諱的唸作「屎」音，簡直是人格分裂的表現。

私仔包

在一個香港俗語的研討會裏，與會者不約而同的覺得香港傳統文化不斷淹沒，不是過氣殘舊被視為八股的，就是不合時宜。沒生趣的東西，鮮有人理會了！以語言為例，誰去理會點解「未婚的寡佬」叫做「王老五」，而唔叫做「老四」或「老六」？「被人鬧」，點解會叫做「食貓麪(或面)」，而唔叫「食『狗』麪」……

時下的年輕人只顧上網打機，或行街唱K，哪有閒情去管吃喝玩樂以外的「正氣」之事，更何況要翻箱倒篋的查經究典？

文化的薪火，一定會代代相傳下去，只是形式有別。好似筆者在報章每日寫專欄，將俗語逐一解構，雖每多推敲，但由於疏學識少，總有錯漏遺珠，還好，有不少讀者來函指正，例如，曾收過讀者來信，說「死仔包」乃是封建時代，絕不能容許有私生子的存活，若未婚或失婚者，誕下私生兒，必定整死佢，否則後果更嚴重，遂將小屍首用布包紮好，棄之江河，故咒罵人家的「死仔包」，實是「私仔包」之轉易云云。

偷柴六點半

以前烹調煮食，用薪火，即燒柴；現今用煤氣、石油氣或微波爐。世代的變遷，俗語也有更轉，例如以前因常燒柴生火，便有有關「柴」的俗語，不文語有：「偷柴」。

「偷柴」一詞，看字面頗平凡，原來喻指男人性興奮起來，胯下腫脹，直直如柴藏於褲內，由於這不好意思的表現，怕讓人家看見，除鬼鬼祟祟之外，也像偷了一條柴枝收藏起來的樣子，故而得名。

科技進步，又發明了時鐘；有了時鐘，又出現與時鐘有關的俗語，每一類俗語中，一定有不文語的，如：「六點半」。

每當時間走到六時三十分的時候(廣東人叫做六點半)，不論時針、分針都垂直疊指向時鐘最底部的六字那位置，這樣垂下的狀態，廣東話叫「頭耷耷」(「耷」，「垂下」也，讀音「dup」)，男性那話兒的盡頭，學名叫「龜頭」，當一個男人不舉時的形態，也是「頭耷耷」，故，這不舉的時刻，坊間的委婉語便叫做「六點半」。

男同志

文字學引人之處，是久不久讓你有驚人發現，這莫名的興奮，又是文字不能表達的，真吹脹！

男同性戀者，廣東話稱之為「基佬」。「基」是中文注音字，是從英文gay音譯過來的。gay本身是解作「喜悅的、華美的和放蕩」的形容詞；「佬」，廣東俗字，成年男人也。

「基佬」，原字就是「gay佬」？

那又未必！

文字學壯觀的地方是超越國界，無分東西、南北，不知是巧合，抑或是另有淵源，上述的「gay」字，咱們中國的方塊字，早就有一個同音同義的字，「娶」。

「娶」，從「女」字部，上邊有用作代表男性的「田」字，取其上是男身，下是女體之意；《康熙字典》也收錄了這個字，解為「將男作女」。

中外同義的字頗多，不足為奇，但，最叫人驚嘆的是，這個「娶」字，讀音也是「基」，你說精采不精采？

盲毛有真假

語言學家認為，世上先有語言，後有文字，即是先有聲音，後來人類才用文字記錄聲音，從而，再保留文化；故此，文字是詮釋聲音(人類表達思考的方法)的一種符號。本來，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過程，但後人為研究而分化出語言學和文字學，另在學系內再細分出無數個不同的科別，越搞越精細，可是越搞越胡塗。

同音字多了，同義字也多了，同音又同義的字，就更加多起來，例如：

形容一個人盲目、蠢鈍、無知的，就叫做「盲毛」。這「盲毛」的「毛」字，一直多人沿用，可是有文字專家走出來說，正字是「盲巫」。

「巫」、「毛」同音，「巫」是「姓氏」或「替人祈禱為業的人」；「毛」也是「姓氏」，但以解作「動物表皮所生的一根根細軟的東西」為多。故專家說「巫」有「人性」多過「毛」，所以說「盲巫」才是對的！

哪是真正盲「毛」，看畢本文便知曉，台山人稱「老婆婆」為「阿姆」，「盲姆」者，即「不懂事的老婆婆」也！

「姆」，本音「母」，作「乳娘」解，而《正字通》則說：「弟妻謂夫之嫂曰姆」。

有學問的人，不應將簡單的事複雜化。

請勿心邪

語言，確是複雜，發音稍別，意思就如雲泥。

香港話以廣東話為主，所以，國語發音不準，會常鬧出笑話，最經典的莫如：

「陰謀」，會變成「陰毛」；「印度」又讀作為「陰道」，「批股」則成為「屁股」……

另外，更有一些諧音語，雖然以標準的廣府話唸出，亦有不同的意思，例如：

吊高你——將你吊起來。

陸九淵——宋朝名理學人物。

蕭翠蓮——上海街的新到住家少婦。

大姨媽——媽媽的姐姐。

做乜諗嘢——為甚麼在思考？

好cute得意——很聰明趣緻。

麪膠花——香港工業之一。

麪膠綫——麪膠花之類的工作。

丟罅星——印度人一個。

67——數目號碼。

69——冧把數字。

無輪用——車軑無氣，不能使用。

無銀用——沒有錢使用。

搵狗笨——搵隻狗笨。

扮懶賊——做一個很懶惰的賊仔。

正一粉腸——其實係豬腸。

鞋口鞋面——鞋的表面和鞋口部位。

七蚊兩個錶——上海話。

打乜交呀——為何打起上來呀？

嗌乜交呀——吵甚麼架呀？

做乜搵嘢——為何在找尋東西呀？

恨加慘——與杏加橙無關。

多春魚——日本料理。

聖育強中學——學校名。

掉你老母落海——將你媽咪扔落海裏。

釣蟹——釣魚活動的一種。

打窒你——準備打到你窒息之意。

打救你——神的偉大使命。

焗冷氣——空調壞了！

有無九両菜——到街市買餸。

小露寶——日本卡通片，又是「對講機」的別號。

小喇叭——小型喇叭。

童子軍跳彈牀——scout彈彈。

行路上廣州

舊廣州諺語，有一句「戇屎屎，行路上廣州」，而「戇屎屎」，即「戇居居」之粗俗化轉音詞，那，點解，行路上廣州者，會被喻為「戇屎屎」之人呢？

原來，清朝時候，港穗之間的交通設施早已很齊全，汽車、輪船俱備；若有先進的代步機器不用，反而要徒步遠行，不稱之為「戇屎屎」，還有別的嗎？

在未有「戇屎屎，行路上廣州」這詞之前，早有一近似的諺語：「少年娶老婆，猶如擔石上廣西」，取其年少丈夫，面對如狼似虎的中年婦人的催索，比擔石頭去廣西更為吃力也。相信「行路上廣州」一語的靈感，是從「上廣西」衍變出來的。

以前，行路上廣州，是戇屎屎，但如今，同樣行去廣州，則是有愛心的表現——

九五年起，由香港「苗圃行動」這間慈善團體發起的一次步行活動，為中國山區貧民、失學兒童籌款，便叫「行路上廣州」，繼後，年年都行過不亦樂乎！

耶穌打救你

語言，除了是人類溝通的發聲符號之外，也是思想表達的主要工具；上至帝王、下至草莽，除非係啞的，否則，一律以聲傳意，無出其右。

講話之中，也有分尊卑輕重，再濾化為雅言俗語；俗語覆蓋的範圍，可算是無孔不入，不管是朝廷宮中，或是賭場鵝竇，也各有一套「行內語」，即「術語」也。

正統的術語，隨時間的轉逝，也逐步變化，漸漸與最初的原旨大有出入，就算原先如何認真嚴肅，同樣逃不出變換的命運。哞！好似教會的一句宣傳語「信主得永生」，便被百厭的中國人，改為「信主得水牛」，只因為「永生」二字，與「水牛」二字形狀相似之故。

另一句更抵死的，是「耶穌打救你！」則被人惡搞開玩笑的，改為「耶穌打屎你！」

「打救」是「拯救」，「打屎」是「揪打」之意。

當「永生」與「水牛」是字形相近而起變化時，這「打救」與「打屎」則是取近音來搞搞震了。

屌屪炒粉

講你都唔信，「屌屪炒粉」一詞，係同原子彈試爆有關的，唔信，你就睇落去吧！

「屌屪炒粉」的「屪」字，音「撚」，是男性的莖；而「炒粉」有時也說為「炒飯」或「炒麵」。

這詞在五、六十年代時，非常流行，現今則少人說了；它的意思是指一件事麻煩多多、一塌糊塗、做得不好，甚至是那樁事宜弄垮了。也有人簡說為「屌屪」。究竟，「屌屪」係乜東西呢？

「屌屪」，係「橙」！唔係呀！「橙」？對，「屌屪」係英文orange的音轉字。原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之後，南太平洋區各國便不停加速發展核武，以保聲威，公開或秘密的試爆不知多少，導致「原子塵」四處飄揚；當時，人們擔心輻射影響，膽顫心驚。

不知從何傳來，一個解困方法，說吃橙皮可解輻射的毒；於是，五十年代初，香港通街市民買橙去皮做餸煮飯，不過，那些橙皮確實難吃，點整也是徒然，於是被人謔為「麻煩」的代名詞了！

這個掌故，是吳昊教授話我知的！

廣東粗口問題

方言俗語之有趣，就是除本地人明白之外，外來人聽來，一頭霧水；方言之價值，是保留了不少歷史、文化和智慧。

方言俗語之可惡，就是揭示了那些有文化潔僻的「高級知識份子」，主觀地視之為粗鄙下流、污穢不雅、難登大雅之堂，從而，避而不談，扼殺了文化傳遞的重要任務。

香港俚語，深受廣東方言影響；廣東方言的組成，頗為複雜，影響性最高的計有台山、潮州、客家及遠至外省上海話；香港俗語，更受外國如英文、日文及印度話的「入侵」，遂令我們時常發現有些常用語，知其義，而不明其所以。今篇我試舉幾個廣東粗口的疑題，希望有識之士來言賜教。

一、我小時候，常聽到一句「尻之媽碌」(注音)的話，是作「麻煩小事」解的，究竟，那是何物呢？

二、點解講粗口，會叫做「講三字經」？除了「他媽的」之外，還有其他解釋嗎？

三、「尻橫鼻大」，是「沙塵招積」的意思，那「尻橫」是甚麼呢？

馬屌咁長

多年前，有一個銀行信用咭的電視廣告，描寫一名女職員因與老闆開會而怕趕不及到銀行過數，心中暗忖：「呢個會開到好似馬拉松咁長……」

哈！若看官是對香港粗口有留意的話，一定會對上述的那段心聲獨白，另有體會。

這令人發出會心微笑的「馬拉松咁長……」的旁白，有何趣怪呢？原來，我們香港粗口裏，指那些可用長度來量度的事物，如一個人講話說個沒完沒了、一篇文章累贅而無聊、一條街走極不到盡頭……統統都可以用「馬屌咁長」(「屌」者，「子孫根」也) 來形容。

究竟「馬屌」有幾長呢？在一個動物網站上，找到的資料：馬的陰莖，約一呎半長；而人類的，平常是3.3至4.1吋，勃起時，可有5.9至7.5吋長。雖然，馬的小弟並非全行之冠，但，若與人類相比，則必是龐然巨物了，故，取之用作好長好長好長吧！

大模屌樣

「大模屌樣」，即指一個人趾高氣揚，挺挺拃拃，也可套用現代新語的「串」咁解。點解「大模」會「屌樣」的呢（「樣」，在此唸「讓」音）？

原來，「大模屌樣」是由「大模尸樣」易變過來的。

「大模尸樣」，是老廣府話，指別人囂張氣盛，傲慢睥睨。「大模」意指裝模作樣，大擺派頭，還可理解；那麼，「尸樣」又是乜傢伙呢？

「尸樣」的「尸」，是古代祭祀儀式中，由一個人扮演被拜祭的「鬼」；以前，祭禮的，多向鬼神司告，所以，這個「鬼」是極具威望的，該儀式叫做「祝迎尸」，意是祭司去迎接那尸，可知「尸」是何等高高在上，故此，儼如天地君親的「尸」（其實是個人），便神氣十足地昂頭仰鼻了，當時，眾人還要當他是所祀之神，朝他磕頭膜拜，那個情景，怎不會「大模尸樣」呢？

可能此人太乞人憎，遂以穢言褻物來形容他，便將「尸」變成「屌」了！

串到飛起

指一個人沙塵白霍(「霍」是俗寫，正字是「醭」)，趾高氣揚，除了說他招積、沙塵、巴閉外，近代語有說為「串」。

「串」是七十年代尾流行起來的，是因為大陸文革期間，那些穿州過省的紅衛兵，四處搞串聯(又稱為「串連」)，被人民不屑地稱之為「串仔」「串女」，當然，也因為他們的行為極為荒唐驕橫，因而得名。

文革後(即七六年後)，紅衛兵逐漸收斂及消失，但，在一般平民百姓心目中，這類招搖跋扈的態度，仍是「串」的表現，以後，便稱「沙塵白霍」為「串」了！

七十年代尾，在廣東一帶，仍流行着叫一些不學無術、蝦蝦霸霸的青年為「串仔」「串女」的。因為「串」與「寸」同音，有很多人錯認此「寸」為該「串」，也因這「量度長短」的「寸」字，有「分寸」的意思，便被人聯想至「無分寸」的行為，遂使用了這個「寸」字；而中國古文，對這「寸」字，又可解作為「魯莽滅裂」的「惡人」，遂現今，大家一致認定「寸」，才是正確的。

狗咁個大鼻

前文講開個「串」字，即五、六十年代指人沙塵、招積的行為；八、九十年代才用「串」字來代替，那麼，七十年代時期，形容一個人「沙塵」或「串」則用甚麼詞語呢？

「大鼻」是也。

「大鼻」者，是昂頭仰鼻，露出大鼻孔，看不起他人，自視高一線的「沙塵友」。

這類大鼻之人，一定不會受歡迎，故，甚多穢語去「指摘」他們，例如形容他們「鼻大如靴」的「靴咁大個鼻」，又再演變成蔑視他們如狗的「狗咁大個鼻」。

因為「狗」字讀音與廣東人指男性陽具的「屌」近音，所以「狗咁大個鼻」又易轉為「屌咁大個鼻」，同樣是不滿那些大鼻子所作所為而出現的粗口。

講過「屌」與「大鼻」的粗口，還有一個不甚明解，但，同是斥責那些鼻大如狗之輩的粗鄙語——「屌橫鼻大」是也。究竟「屌橫」是何物呢？是否指那話兒亢奮時的形態呢？又，「屌橫」跟「鼻大」有何相干呢？請賜教！

撚樣

友人正在編寫一部講述五、六十年代香港電影圈的劇本，擬想找我「執對白」，希望演員講番那時候的「原裝」對白，並非扮懷舊，而是想令該電影演出來更有「寫實感」。

當大家暢談昔日「過氣」語言時，無意中帶出一個「語音問題」來，可能有翻案之必要，這個正正規規的中文，現今卻成為大家恥宣於口的穢語，從而，令人懷疑今天我們覺得係粗口的字句，舊日可能本是正正當當的常用語。

話說回來，那個值得探討的，是個「撚」字，這個「撚」音，固然與「男性陽具」的「屌」字同音，才造成不便和產生誤會。誰不知，當年，有部由紅綫女和白雪仙主演的《一對胭脂馬》，有以下的對白：

紅：「不如我哋撚吓佢咯！」

白：「好呀！點撚作呢？」

「撚」，是一個動詞，「撚手小菜」是「拿手的看家本領」也，「撚」在五、六十年代，是「撚化」，即「整蠱」之意。

「點撚作」，便是「如何撚化作弄」，與「點撚樣」(如何處理) 有沒有分別或關係呢？

俾人食咗隻豬

現今的女孩子，對貞操道德看得很平常，不知是社會的性觀念開明了，或是沉淪呢？

古時的女子，守身如玉，不到結婚洞房之夜，也不敢與男子相近。緊抱處子之身，是貞節的象徵。

當破瓜時，便說為「無咗隻豬」，令到「豬」是「處女」的代名詞；現時，不論是否第一次，總之與某男人初次上牀，事後都可以說為「俾佢食咗隻豬！」當然，女孩子還未第一次開苞，才是正正式式的「乳豬仔」哩！

話說回來，何解女子的貞操，會用「豬」來代替，而令「豬」喻作為那敏感地帶呢？有說，因「豬」與「處」近音，被借去一用！這是「想當然」，不正確的！

查實，那與中國傳統禮俗有關，中國嫁娶之禮，有「三朝回門」之習俗，即新娘嫁去男家後的第三天，新郎要攜備三牲酒禮，與妻子回娘家答謝。

結婚初夜，當新郎「證實」新娘是原璧女兒身時，三朝回門禮品中的金豬，是要原隻送回，若新娘是二手貨時，禮品枱上的金豬，只會剩下豬頭和豬尾。

今日香港，新人結婚後第二天，已趕着返工搵食矣。

蠢屄

一個狡詐唔認數者，我們用「蠢」(現俗寫為「茅」) 來形容他，如「蠢薑」、「蠢柴」、「奸蠢」，甚至穢語的「蠢屄」。

甚麼是「蠢」呢？

「蠢」，是一種專吃植物根部的害蟲，《爾雅》有說：「食節，曰賊；食根，曰蠢」。

「蠢」與「賊」俱是危害農作物之螟螣，所以，疊詞「蠢賊」也比喻作「損害國家人民的敗類」也；「賊」與「柴」的廣東讀音相近，故，有可能廣東人令「蠢賊」變成「蠢柴」了。

「薑」，是「座鎮不動、忠心擁護之人」的代號，一個熱愛奸蠢、瞓身獻力的擁薑，除了叫做「蠢薑」之外，也可叫作「蠢奸薑」。

最後，有個非常有趣的環節，就是我們來研究一下，為何罵人賴賬奸詐，只會叫「蠢屄」，而不叫「蠢屎」或「屌」(「屎」與「屌」都是陽具，象徵男性)，不論「蠢薑」是男或女，一律以「蠢屄」稱之！這是性別歧視吖？或是古時的女人蠢過男人呢？

過癮

這文，是一位讀者來信，講解「過癮」的來源。

「過癮」，廣東俗語，意取好滿意、很合心、興奮、滿足……正統白話文也難以傳神地解釋這廣府話，唔講唔知，這個詞語係「性事」嚟㗎！

「過癮」的「癮」字，正寫是「懟」，本意是「特別深的嗜好」，如「煙癮」，沉迷過度是「上癮」；對某方面產生興趣，叫做「有癮」；對某方面生起莫大的興致，便升級為「大癮」了！

該讀者「過癮」之解釋，是舊中國社會，一些農村裏，形容「造愛」完畢者，稱之謂「過癮」。

何以有此傳言呢？原來，春情動發時，係叫做「起癮」。

「起癮」者，即「癮起」也。

舊時，農莊的豬嗶春意蕩漾時，會到處竄跑，把身體在牆邊磨擦、搗亂，這時，主人家便知道牠為甚麼的了，這便叫做「起癮」(又俗叫做「起水」)，主人會出錢去找一豬公回來與其交配，這叫做「過癮」，完事後，付款了結交易，後引伸為一件事做得「稱心愜意」，謂之「十分過癮」也！

曬馬欄

以前，一提起俗語，多是不雅、污穢、下流的詈言，現今，我們經常掛於嘴邊的雅語，不少是過往俗不可耐的粗口呢！例如：「過癮」，是跟做愛有關的；「頂你個肺」的典故，帶着葷意。

由於今人的思想比較開通豁達，肯接納多元文化；言語之雅俗，也只是一線之差矣。另外，要明白俗語的「真意」，必從多元文化去考證，同樣，一個俗語的構成，也是多元文化的組合。

「曬」，本是「置放在太陽下，被陽光曝照」咁解；由於「陳放橫擺」，就是「曬」的話，那麼，「一個人橫睡的狀態」，我們香港俗語也叫此做「曬」，例如：

問：「你擒晚喺邊度曬呀？」即是問人昨晚在哪兒過夜(投宿)、落腳(住下來)，簡單而言即是問「睡在哪處」！

因「曬」等於「住宿」之意，又引伸了另一個俗語，「曬馬欄」(「欄」，這裏讀作「欖」音，現今傳媒，全部寫為「馬檻」)。「曬馬欄」，是解作「去公寓開房」；到公寓開房，又即是與愛侶歡愉也。點解「公寓」又叫做「馬欄」的呢？請各位指教！

笨半加個箍

不少朋友都替我擔心，說我要出版一本大講粗口文化解讀的專書，會否江郎才盡？因哪有這麼多粗言穢語呀？

其實，廣東粗口是世界語言之中，變化最廣，資料最多的一個語系。若逐一分析，無三年都講唔晒，有排未乾塘，請放心！

嗱！例如今篇的「笨半加個箍」，便是值得跟各位研究研究的！

「箍」，讀作「cool」，可分作「名詞」和「動詞」使用。名詞的「箍」，是一個「套着器具的環子」，如「橡筋箍」、「頭箍」等等；動詞的「箍」，本來是「拿竹篾或金屬環兒來套在器具外邊，使器具堅固」的，後引伸為「用手臂去強勒一些東西」，如「箍頸」。

廣東俗語，有言「笨半加個箍」。「笨半」者，指一個人極愚蠢笨拙。

現在，「笨半」已經笨到無藥可救，不能抬起頭來示人，不特止，還在頭上加一個「箍」(名詞)，令其加重負荷，越是箍(動詞)得實淨，越是寸步難移，你看，咁做係唔係好「笨半」呢？

戇屌與笨屮

講出來，也會被人指罵——

原來粗口內，蘊藏着人生哲學的。係真唔係真呀？咪亂噏喎！絕無呃你！

首先，讓我講講「戇屌」和「笨屮」的關係和分別，再從而解釋做人的道理吧！

「屌」者，玉根子；「屮」者，男性陰囊也。

玉根子之所以勃起，皆受陰囊內的激素影響，這是係人都知，不贅；但，兩者關係密切，缺一不成事。

「戇屌」者[1]，是不應舉時舉。「笨屮」者，則是應舉時不舉[2]。好啦，明白了兩者的關係及分別時，我們將之套落人生世道裏看——

當一件事，明明可以「去馬」，大有作為之時，總舉棋不定，甚至按兵不動；相反，應沉着氣，觀察形勢才出擊的，卻不受制地挺身而出，揚旛擂鼓，自暴其短。

前者之人，不是「笨屮」是甚麼呢？後者好比玉莖，有時是受激素所累，唯有自怨「戇屌」吧！

註[1]：「戇」，與「仰着」和「抬起頭」之意的「昂」字同音，故言中有意。

註[2]：文化人梁寶耳先生，曾於七十年代，在《盤古》雜誌撰文解釋「戇九與笨七」之分別。

男女日光浴

香港粗口歇後語，蠱惑而抵死。

今篇，舉一個例：男女日光浴——屄×曬。

男女作天體日光浴，當然乜都會被陽光曬到的了。

「屄」，女陰也；「×」者，男之陰部，不論是「屮」、「屎」、「屭」皆可套用之，這樣隨意轉用粗口字的俗語在廣東粗口裏，是很普遍的現象。

「屄」，大家都知這字是「女陰」的專有名詞，說也奇怪，不知何時開始，這個器官被人轉化解作「衰咗」、「失敗」(極度失敗) 的意思，如「屄咗」，即「失敗了」。

「×」者，在「屄×曬」一詞內，只是一個沒有意思的助語詞，用作強調失敗之情。

「曬」，它本是解作「太陽底下曝曬」之意，但，在廣東話裏，可用作加強語氣的助語詞，或指「全部」，如「嘥曬」，即「完全浪費」咁解，又例如：「死曬」，即「全部死清光」也。

「屄×曬」的「曬」，在此作「全部」解，也有強調語的功能，即「全部極之失敗」也。

把×

有時，會俾一些廣東話考起。

那些話兒，明明知佢點解的，但若硬要用白話文註釋，那怕文采豐富的大才子，也往往詞不達意。

另一種俗語，就算不用寫，只管用番廣東話解說，也一樣力不從心。

有一位外省朋友，問我廣東俗語的「把×」點解，「×」者，正當人家多說為「屁」，即「把屁」，而市井兄弟，則豪語為「把屌」、「把屎」或「把半」。

不論把甚麼也好，這個「把×」一詞，沒有固定的解釋，我們要理解它的含意前，一定要睇埋它的前文後理，方可作判定。

若有人說：「呢個人咁衰，理佢把×咩！」

這裏的「把×」，便可解為「都無謂」。

若說：「通屋都係嘢，重買呢張牀返去把×咩！」這裏的「把×」，解作「阻礙地方」之外，還帶點氣憤的指「不知為甚麼」及「多餘」之意。

「多餘」之意的「把×」，多數是獨立使用，例如我介紹好嘢畀你哋：「喂！本文呢篇嘢，好正呀！」你們可以答：「挑！把×！」

不是粗口

在報章抄寫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香港粗口後，便收到不少讀者提供的「不是粗口」，整理選輯好，公開發表，留傳後來研究者參考——

小李——李仔的暱稱。

小小李——上述李仔個仔。

小李老母——又是上述李仔個阿媽。

邊九個——哪九位……

邊叉個——與「邊鬼個」同義，「叉」字係虛詞。

笨賊——愚蠢的賊人。

多舊魚——本是「法國大餐」的歇後語，但經我調查所知，法國套餐的湯內，是沒有一舊魚[1]的，連「新魚」都無！

掉你頂帽——拋掉了你的帽。

貂耳老毛——老貂鼠的耳毛。

好很似——很相似的樣子。

好實似——實在太相似了。

註[1]：一件東西的「舊」字正寫，是「臯」。

捉蟲

俗語來源的覆蓋面，既廣闊且深邃。

它的產成，可從天文地理、歷史民生及風土習俗而來，所以，不少前達追尋學問真諦時，皆從俗語着手。

講都唔信，有一句粗鄙俗語——「捉蟲」，原來與醫學有關的。

醫學界是非常神聖的，怎會與「捉蟲」扯上關係？

在未講這兩者關係之前，讓我解解一下「捉蟲」在我們生活裏的含義吧！「捉蟲」者，可解為「自尋煩惱」、「自討苦吃」或「自找麻煩」，最終都是「自作自受」之意。

各位看官，皆可見「捉蟲」的解釋中，全是「自」食其力的，那麼，真正的「捉蟲」又是甚麼呢？

「捉蟲」的「蟲」，並不是農村地方攞獵害蟲，又不是將「蟲」解作「老虎」而「自取滅亡」；這裏「捉蟲」的原句，本是「捉蟲入屎窟」。

人體內，有不少寄生蟲蝸居裏面，吸啜我們的營養，有損我們身體健康，通常，我們會找醫生替我們杜殺之，如今，自己「捉蟲」灌入體內，是不是「自取麻煩」呢？

屎窟痕

「捉蟲」與「屎窟痕」兩詞的含義，有點相似，同樣可以用「自尋煩惱」、「自作自受」來解釋。這兩個俗語，同時，也與醫學有點關係。

人體內必附有寄生蟲，遂一個健康無蟲的人，竟自捉蟲入屎窟，自找麻煩，故稱之為「捉蟲」；而，「屎窟痕」的原因，皆由腸內寄生蟲，蠕游至肛門，做成痕癢難當。

關於「屎窟痕」的寄生蟲，有一個傳說，話人體內的寄生蟲，每個月農曆十五，總會探頭而出，抖抖氣，所以，咱們中國人，每到月中，多數會「自動」屎窟痕喎。

另外，「屎窟痕」也有一個不文的隱喻，就是「聽屌」。「聽」，只是一個注音字，廣東人稱「等候」為「聽」音，即是說，「聽」是「等」字的音轉而已！「屌」者，「操」也。「等屌」即「等人乜」咁解，喻「犯賤挨罵」之意。

點解「屎窟痕」會等於「等屌」呢？

這又是「基文化」的後庭花引伸而來的，明白嗎？

上海人罵別人祖宗，說為「B癢」：「B」是女陰，其「癢」者，即「待操」。此與「屎窟痕」的不同之處，只是前後之別。

賴嘢

與作家協會主席黃仲鳴兄聊及現今的報紙錯字，不禁搖頭同嗟。報章上出現錯字，可能是植字、校對、編輯失誤，但，很多時，供稿的寫手，也要負極大的責任，他們不是書草過潦，就是白字連篇，尤其是常用廣東話行文的人，藉詞廣東話是有音無字，以同音字(或近音)代之；若他們不是懶而不學，便是無知，我可以在此，大膽講，傳統的廣府話有九成以上，是有音有字的。例如——

現今，凡指「中招」或「失手」的，皆寫成「賴嘢」；查實，這個「賴」，是「依賴」、「抵賴」，「誣賴」的「賴」，不是真正「賴嘢」的「賴」，正字是「舐」。

「舐」，本讀作「璽」音，廣東音唸作近「奶」，本意是「以舌頭取食」，即書面語的「舔」；說來有趣，這個「舐」字，也是一個俗字，正寫為「舔」，另外，「氏」字下多一點的「舐」字，又是「舐」字的俗字，即係話「舐」是「舔」的俗上俗也。

香港人說「明不明白」為「舐唔舐」，不幸失手中招為「舐嘢」(或「舐鑊」)，最為人唾罵蔑視的是馬力之流的「舐鷄精」！無得抵賴！

乜乜七七

黑社會人物是普通百姓，滿嘴污言的市井兄弟也是平民，所以，咱們坊間的俗語，充滿着黑語、背語、術語及難於啟齒的下流語。

由於上述的穢語流入我們的生活空間，很多時，日子久了，某些不應講的粗鄙語，也融入了我們的「雅語」裏，甚至衍化為常用語，不再是「難登大雅之堂」的髒物。

有一次，某高雅的宴會內，一位清秀端莊的女士，侃侃而談，突然爆咗句：「乜乜七七。」

與會之中，有人掩面行開，有人繼續高談闊論，無覺得唔妥。

那女士所說的「乜乜七七」(她唸的「七」音是數目的「七」字音)，意指「乜乜物物」，即「這樣那樣」咁上下意思。

其實「乜乜七七」是由粗口「乜半」變音而成的。「乜半」，是解作「甚麼」、「甚麼東西」，也可說為「乜屎」、「乜屌」，意思與「乜半」一樣。「乜半」在加重語氣時，便是「乜乜半半」了。

那位女士當眾講「乜乜七七」，不知是她刻意掩飾自己說粗話，或是她從不知這穢語的來源。

妖聲妖氣

粗口，某程度上而言，是一種發洩時的聲音，並無惡意，宣洩後，令情緒平和，反而對身心平衡有益。

故此，在某些場合，不便爆粗時，有人會用諧音代替粗言，當然，也有人為逞一時口慾之爽，或避免某些刑責的處罰，也變聲轉調講髒話，例如電影電視節目就最愛使用這一招蒙混過關。

我們最常見(其實係聽)的是將「屌」(「操」也)字音易轉，變為：「超」、「挑」、「妖」、「刁」等等，這四個音，由「屌」的動詞意，變為感嘆詞，多用作蔑視他人、不屑一顧或不耐煩時的嘈感聲。

雖然這四個音，同是由「屌」字衍化而成，但它們之間，也有分別的。

先說「妖」音，它的發音有「短聲」及「長音」，若「短聲」「妖」，是因某件事「不幸地」失敗了，兼覺得不值時，便會自怨自艾地「妖」一聲；而當「妖」，以「長聲」的說「妖……」，這除了與「短聲妖」同義的使用外，又多了一個向別人撒嬌的用途，所以，「妖」音不論長短聲，都多是女孩子使用的。

超、挑、刁

廣東聲韻有九音，造就了講粗口的人，毫不忌諱地，在公眾場合將粗言穢語變調說出來。

前文，談及「屌」字的轉音，現續……

除了「妖」字可以用長、短音唸出，而產生不同意思外，「超」和「挑」也可以用長短音顯示自己的態度，例如：

短音「超」，是看不起別人或某件事，不值一提，常用語是：「超！佢好巴閉咩！」是帶有蔑視和不滿的含義，而用長聲「超」時，便是加強不屑一顧的語調同時，兼有嘲笑意味的，如：「超——，我以為有乜咁巴閉添！」

各位，看得出其分別嗎？

「挑」字音，與「超」如同一轍，可謂孿生兄弟。

「刁」字音，是四個異音字內唯一沒有長聲的字；短音「刁」，只得一個感情，就是高傲的自視，說：「刁！呢篇都算係一篇文？」

誰料到，「交歡」意的「屌」字，因忌諱轉調，由動詞變為感歎詞之外，連原意也改埋，再沒有「性」的關係，只剩下情緒和態度的表現，這就是語言文化隨時代不斷地變的又一證明。

爛大門

「爛大門」，是一個舊式廣東歇後語，泛指「淫賤的女人」。

為何「爛了的大門」，會是個「好色女人」呢？就這個歇後語，我問過多位年輕人，他們不約而同的按據字面原意，葷味頗濃的猜說，「大門」就是指「女性陰部」，損爛就是因為她們房事過密而出現的後遺症，所以，形容一個性慾強的花痴病患者，便是「爛大門」云云！

唉！時下的快餐式文化，令到新一代不再懂得思考，也反映出這輩的青年人對傳統文化的認識薄弱。

「爛大門」的下聯係「唔頂瞓唔着」(或說「唔頂唔安樂」)。

舊時房舍的大門，是用木做的，關鎖大門，就要靠門背的一條木栓，打橫閂着；大門破爛了，非要搵啲嘢頂住不可，否則中門大開，會遭鼠盜光顧，故，爛了的大門，無嘢頂住，又怎瞓得安樂呢？

而，「頂」字在廣東話裏又有個「攻入」之含義，遂引喻為一個女子，無被人「頂」過而不能入睡，咁你話佢幾淫賤呢？

在此再三的說，請各位姑娘，不要隨便說「我頂你」呀！

哼嘢

十多年前，出席廣東俗語研究會，與會者有「宇宙之光」稱號的掌故名宿魯金、「香港通識之父」的劉天賜、「三及弟教授」的不是教授、「色情小說大師」的吳道子，小弟搵車邊叨陪末席，偷師學嘢。

每月半夜一聚的「民俗學會」，該晚主題係「屌」。除了上帝話人類係由佢將泥土揑成吹一口氣製造出來之外，我們相信要靠人類本身自食其力，努力去幹，才有新生命誕生。

男女糾纏，盤腸大戰，據魯金說，三、四十年代時，係叫做「哼嘢」。

何謂「哼」呢？就是用一條棍（尤其係「鐵柱」），敲落某些東西上，可能會發出鏗鏘之聲，姑勿論如何，這敲擊的動作，廣府話就叫做「哼」！

從「哼」意，看到那條硬物的使用法，引伸為「男女交媾」去了！

「哼」，只是一個注音，有沒有正寫，則有待追查，但千祈不要寫為「揨」，勿以為用剔手邊便是正字，因為「揨」係音「隊」，即「捅」，「插人一刀」或「伸出隻手來」之意。

妓鷄鳳

這日，跟「民俗學會」的師長聊天，研究廣東粗口之餘，也大談「妓女」的異名，原來「娼妓」的別號也很多的，古舊的稱號，早有書本印存，不須我做文抄公了，倒不如找那些字典詞集不曾記錄的新名詞吧！

「鷄」，大家都知那是「妓女」的「妓」字的國語讀音之轉。

「啄地」，因為「鷄」等於「妓」的時候，有人便以鷄覓食時，用嘴啄落地面的形態，而創出此詞；當「啄地」等於「鷄」，「鷄」又是「妓」時，「啄地」便即是「妓女」吧！

「鳳」，又叫「鳳姐」。大家接受「鷄」的概念後，便不難想像到，我們中國傳說中「鳳凰」的形狀樣子，與「鷄」相差不大，因此，很多時候，我哋都以「鳳」來代「鷄」，如「鷄腳」(「鷄手」或「鷄爪」)，我們叫之為「鳳爪」。

七十年代尾，香港政府立例打擊淫業，不少人走法律罅，開設一樓一妓的架步，當時，這「一樓一鳳」的名稱，也曾大出風頭，樓內的「妓女」，便順理成章的叫做「鳳姐」了！現今，這群「姐仔」，有個專稱，叫做「性工作者」。

妓女別稱

「娼妓」的問題，只要有人類，就一世也不能解決。「妓女」的名稱，隨着時代的變化，也有不同的稱號。

古時叫做「娼」、「婊子」、「腰貨」；三、四十年代由上海南傳的「交際花」，到香港的「企街」、「鷄」、「老舉」；七、八十年代，香港黃業大盛，又出現了「伴遊小姐」、「社女」、「池女」、「按摩女郎」、「捽骨妹」、「吧女」(陪酒女郎)、「舞女」(伴舞女郎)、魚蛋妹；八十年代末，更有「蕭小姐」(或「蕭后」)、「一樓一鳳」的「鳳姐」、「公關小姐」(以夜總會為主)、「私鐘妹」、「小姐」(本來是舞小姐，後來引伸為任何陪客的都叫「小姐」)……

各種稱號，背後有着不同的歷史文化，而到了九十年代的香港，竟多了一項叫「北菰鷄」，是指「從大陸北方南來搵食的風塵女子」。

廣東菜中，有一道菜叫「北菰蒸鷄」，於是，那些北方「妓女」，便被人謔稱為「北菰鷄」。

有些來自外國的金髮女郎，叫做「金絲貓」或「西洋菜」。

最近，受日本影響，出賣肉體的女學生，叫做「援交女」，而打正旗號接客的妓女，叫做「風俗娘」。

公用的妓女

前文，談過妓女的別名，最通俗的，應是「鷄」，繼而有「啄地」、「西洋菜」、「金絲貓」及「北菰鷄」。

其次，可憐的妓女，還有一些「賤名」，頗酸溜溜的，值得一記。

「大眾痰桶」。「痰桶」是古老的叫法，因當時用木造成的，便叫「桶」，後來用金屬製成，便叫做「痰罐」。

不管痰桶、痰罐，都是給人吐痰的，甚至可作為尿壺之用，又不管吐痰或射尿，總之，形而上是給男人吐、射穢物的一個皿具，一個收容穢物的容器具。

「大眾」便是「係人都可以用」咁解。

隨之，又有「公共廁所」來形容妓女。這「廁所」當然是指男廁，男廁便是任由男士自出自入，更是方便那話兒之用，亦是那話兒排洩之好去處也。

「公家樓梯」，這是非常下流的舊式香港話。「公家」即是「大眾可以使用的地方」；「樓梯」是「供人上上落落」所用的。「公家樓梯」，便是係人都可以上落也！

監屎食屎

俗語之流行，主要是通俗抵死，令人一聽難忘。

本文所講的「監屎食屎」，正好是個「不明來歷」的俗語。「監」者，在這裏解作「監督」、「強逼」之意；「屎」，「子孫根」也。何解會強逼自家小弟吃糞咁蠢呢？雖然沒有正統文獻記錄，但，坊間蜚言總有留底的吧！

一位老人家給我講故事——

話說好耐以前，潮州有個大姑娘，要去隔籬村飲讌，故打扮漂亮，但，到一河涌時，水漲及腰，又無船，進退維谷，這時，有個潮州佬出現，願背姑娘渡河，令她不至弄髒衣裳，不過，有一條件，是過河後，要給他幹一幹，姑娘仔無計可施，唯有肯首答應；過河後，到一叢林，準備埋牙，可是，由於渡江時，水太冷，淹得潮州佬小弟不靈，唯有讓姑娘離去，及後，潮州佬屎急，就地解決，當糞便流出時，那話兒卻無故勃起，潮州佬怒火中燒，說：「有得吃，你不來，無得吃，你就來！吃屎吧！」說罷，便塞小弟入糞土中去了。

何解，此故事的主角，是潮州佬呢？據說，這俗語，來自潮州；上述對白，要用潮州話讀出，才傳神到肉。

吖！忘了解釋，「監屎食屎」是「強逼他人之不願」也。

細佬嗰度

中國文學，確實有趣。好好的一個方塊字，獨立而言，已有意思，若然，多加一個字，就變成另一解釋的詞語，再多添一或兩字，又可蛻變為新的意義或成語，千變萬化得令人着迷。

同樣，一件東西，也有多種稱號，例如男性那話兒，便有數不清的叫法：

「嗰度」，這是地道的廣東語，白話文為「那處」、「那裏」咁解，用來形容「男陰」時，即與「那話兒」同義；在某些場合環境，不便直言時，就會說「嗰度」的了！

「細佬」，也是廣東話，平常，是指「弟弟」。用「細佬」來代替那話兒，是帶點重視之意，可見其部位重要也。中國其他省份，亦有同樣的稱號，是為「小弟」。

「祠堂」，以前一條村最重要的地方，也是祖宗聖靈安奉之所，並代表男性社會權力象徵的堡壘，繼後香燈、延續下一代的聖地，正好與男陰有同等的價值及任務，故以名之。

要補充一句，文首所說的「嗰度」，現不一定硬指「男性」的敏感部位，女性的那處，也可稱為「嗰度」。

小朋友的那話兒

老友，未看下去之前，請問吓你哋對「性」的知識，有多少知曉！

噲、噲、噲！唔係講衰嘢呀！更不是講「技巧姿勢」，因本書係談文說字講俗語的，當然，想同大家傾傾有關修辭上的學問。

舉例，成人的那話兒(男性而言)，大家都知，叫它做乜㗎啦！

咁！小孩子的小弟弟，又叫甚麼呢？及何解有這些別號呢？

小男孩的小祠堂，通常叫做：

一、「啫啫仔」。「啫」是借音字，在此讀近音「sir」。「sir sir 仔」的典故，有說是小弟弟放水時的聲響字，那是亂作胡謅的，真正的，是來自廣東名菜的「啫啫鷄」(此處的「啫啫」，唸「遮遮」，正寫是「雀雀」，即「小鳥」也)。「啫啫鷄」，是幼嫩的小鷄，即如「乳豬」或「乳鴿」。食經說，以初生之物烹調，肉質較鮮美。不知何時起，「雀雀鷄」變音為「啫啫鷄」，而「啫啫鷄」的「遮」音，又變為近「sir」音，但「小鷄」的意思，卻套用在小孩身上。

二、「慈菇頂」(又可寫成「茨菰蒂」[1]),本是生在水田中,在泥中的球莖,是可供食用的,因其球莖蒂凸出少許,被喻為小男孩未發育之形,從而得名。

以前,封建的中國家庭,繼後香燈,是全個家族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所以,若整個家族,只得一名小男丁的話,他便被稱為「慈姑頂」。

三、「睾睾仔」。「睾」,很多人都知此乃讀「高」音,原來,這字也可唸作「姑」,又是解為小孩的那話兒,所以,以後見到此詞,不要再讀「高高仔」了,而係「姑姑仔」!

可能,由於有「慈菇頂」一詞,所以,當大家唸「姑姑仔」的時候,也會認為是「慈菇」的「菇」,寫字也寫成「菇菇仔」。

亦有人說「姑姑仔」的「姑」字,是那形似小鷄的「鷓鴣」的「鴣」字,衍變而來的。

曾有報章用讀「古」音的「牯」字,作「小童的那話兒」,書寫成「牯牯仔」。查實,「牯」,古時,是「母牛」之意,也俗指「閹割過的公牛」,近代轉作「公牛」解,並泛指雄性畜牲,例如「羊牯」。用「牯牯仔」一詞,不能算錯,同時,也多人認識,有文化普及意義,我們無必要否定它,但必須要知道其真正字源,便夠了!

四、「羅B仔」。這原是客家方言,客家人叫「麻雀」為「羅必仔」(梅縣客家話則叫做「禾必欸」[2]),以「麻雀仔」

來喻小童的「啫啫」，是中國方言的共識。

現今，坊間愛將「羅必」轉音為「何B」，源於香港有個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何守信的暱稱是「何B」，令大家誤以為「何B」是「羅必」的忌諱音，故講「羅必」時，便說為「何B」或「羅B」。

五、「賓周仔」。幾乎全部廣東人都知道小童的「睾睾仔」叫做「賓周仔」的，那麼、「賓周」原是甚麼呢？

「賓周」，是「賓雀」的音轉。「賓雀」又名「賓爵」，是一種家雀的名稱。漢末高誘的《呂氏春秋注》：「賓爵者，老雀也。棲宿於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

「爵」，古通「雀」，古字書《爾雅翼》及藥書《本草綱目》皆稱「賓爵」為「賓雀」，可見此詞早已存在，而因「雀」的國語音像粵音「周」，才把「賓雀」唸成「賓周」，輾傳至今，更將「賓周仔」簡稱為「周仔」，並產生了一流行廣東諺語：「周仔當大半」。

註①：「蒂」是俗寫字，正寫是「蔕」，可參看《正字正確》第一〇二頁。

註②：《第四屆客方言研究會論文集》之「從詞匯特點體察中山客家語的流變」，甘甲才（華南師範大學），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

周仔當大半

乘着時代變遷，出現諸多新名詞的同時，不少舊俚語卻靜靜地失蹤。

雖然，現在仍有人叫灣仔天樂里一帶為「大佛口」，但，為何那區叫做「大佛口」呢？則無人理會了。從「大佛口」代表灣仔的典故，引出一些葷味對聯，就更加湮沒無聞了。

在六十年代，有一香港諺語，笑謔他人吹牛認叻，作大自誇的，戲言為：「舢舨充炮艦，灣仔當大佛。」，「灣仔當大佛」一語，是變自廣東俗諺「周仔當大半」。

前一篇，已講過「周仔」，在廣東俗語裏，是指小男孩的小弟弟，本來是叫「賓周」，由於體積細小，遂多加一個「仔」字作強調語。「大半」者，毋須多言，作「大根」解也。

「舢舨充炮艦」對「周仔當大半」，論工整及內容，都比「灣仔當大佛」好得多。

話說回來，點解會將灣仔等同大佛的呢？原來，戰前，在軍器廠街口，有一間「大佛洋行」，眾人愛將該附近叫為「大佛口」，輾轉流傳至今。

哀中年

這日，因有朋友從遠地歸來，成棚舊相好聚首。

時光荏苒，有轉眼已是百年身之感。

在座的，雖然大家是香港人，卻原來極少見面。

反而，外國回來的朋友，因常互通消息和有寄相片，還不覺樣貌的轉變。

可是，同住在香港的朋友，竟互嚇一跳。

以前，瀟灑倜儻的男生，現今，半禿頭、大肚腩；當年，風姿綽約的女子，如今，皮皺、大眼肚；畢竟，身體結構，是敵不過時間的沖刷。

古賢大文豪，對以上的景況，有很多的詩篇描述，而咱們香港話，也不遑多讓，亦有不少佳句，最是抵死有趣的，是：

「頭禿牙郁腰曲屎縮，波墮籮坐屄毛疏。」

不論男女，到達中年，便會遇上這樣的苦懊。

男的，開始甩髮、牙鬆、寒背，哈！性能力也縮退。

女的，是身上最吸引人的贅肉，隨着地心吸力向下墮，嘿！竟連陰毛也疏落？

拍吓個籮柚鬆人

文首，講起「籮柚文化」，大談與「屁股」有關的廣東俗語，意猶未盡，今文繼續……

「拍吓個籮柚走人」，哈，為何走人時，會拍自家屁股？箇中又有何隱喻呢？原來，舊時中國人，很重清潔衞生，每當上茶居品茗，臨坐下之時，總會用手帕(或改用報紙)在椅上抹掃，這樣，除了掃去椅上泥塵外，也拍走前一個人坐過後的體溫。

中國人信有「氣」這看不到的東西，說每個人的「氣」是可以互相交感的，椅上的熱氣是很容易透過屁眼傳入體內，而且，又覺得這部位的熱氣，一定不是好東西，若給入侵，一定有負面影響，遂每次坐下前，總愛拍椅面數下，驅走熱氣云云。

坐完，走的時候，也會拍拍自己坐圍那處的褲子，尤其是以前的男士是穿長衫馬褂的，起來時，定必整理一下，一是抹走塵垢，二是整理儀容，令褲子(或長衫)挺直好看，不致有紊亂的摺紋吧！

企起來，輕拍屁股，即是要走的意思，輾轉傳到現在，拍椅的小動作已不復見，但俗語卻仍保留下來，變為一個「不負責任」的代名詞，意指「不管怎樣，一定要離去」。即如我現在收筆一樣。

附錄

秋天的粗口

一九八八年，電影《秋天的童話》贏得第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劇本」及「最佳電影」這兩個行內最高殊榮的獎項。著名影評人石琪撰文：「導演張婉婷不唱高調、不搞低俗，以最正常的態度來描述一對男女在異鄉的偶遇……」並說：「周潤發扮演這個粗口爛賭的『船頭尺』，再一次證實他目前處於巔峰狀態，表現得鬼馬生猛，意態淋漓，完全把觀眾征服了。」

二〇〇五年，是中國電影一百年、香港電影金像獎邀請了過百名學者、影評人、電影工作者及文化人，在近萬部中國電影裏，選出「最佳華語片一百部」，《秋天的童話》高票入圍，排行第三十七，這樣一齣優秀而經典的香港電影，於公映二十年後今天，竟被香港特區政府的廣播事務管理局以片中對白粗俗，必須刪剪，方可在電視台重播，難怪導演張婉婷氣得大叫：「他們（廣管局）那班委員是否癲了？」而一眾演藝界人士則炮轟廣管局此舉十分擾民，和扼殺電影創作，非常憤怒。

經過回歸十年浩劫洗禮的香港人，對香港特區政府的倒行逆施，應見怪不怪吧！還須憤怒？

這邊廂，在民政事務局大談創意工業，及貿易發展局和旅遊發展局篤力支持香港電影發展下，那邊廂，廣管局卻翻舊帳，拆柁腳，反映香港政府內部不協調之外，還存有圈地為王、自把自為的山頭主義。

話說回來，究竟，《秋天的童話》，衰乜呢？原來，去年十月某周日，香港無線翡翠台在下午時段，播放《秋》片，引來七百萬市民中的一個人投訴，說該片含有對兒童產生不良影響的粗口，廣管局經過三個多月的審閱後，裁定投訴成立，向無線發信，須得刪剪戲中四句屬粗言穢語的對白，否則，日後不許重播。

撇除張婉婷解釋戲中主角船頭尺的低下階層形象的戲劇性塑造，甚或整部電影的架構神髓，會因刪剪而造成「大破壞」之外，我們應看看那四句被廣管局定性為「粗口」的「粗口」，係乜傢伙，會這麼嚴重。

那是：「你老母」、「仆街」、「躝癱」和「隊冧佢」。

我研究香港俗語三十餘年，對上述四詞，好肯定的說，沒有一個是「粗口語」，頂多算是「粗俗語」。

長久以來，被界定為「廣東粗口」的，其實是跟性有關的五個古漢字，其中四個是名詞，一個是動詞；四個名詞內，有三個是男性陽具，一個是女性陰部；嚴格來說，那動詞的「屌」字，本來原是「男性的生殖器」，後來才衍變為「性交」那動作的代名詞。

必須聲明一下，「屌」字，只有廣東人視作「粗口語」，除香港外，沒有地方禁用的；大陸內地和台灣，更是個流行的常用語，是「有型有款」、「招積」、「好cool」和「好有嘢」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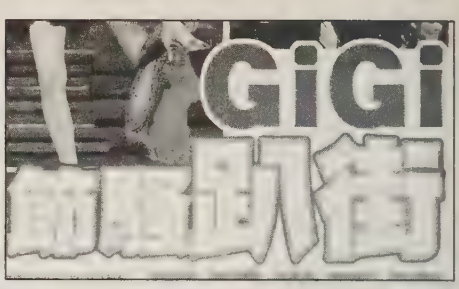
不知道廣管局對「粗口」的定義，如何界定，由誰界定，又與電檢處的準則，有何出入？《秋》片不是早已經電檢處審查通過了的嗎？「你老母」，橫睇掂睇也不是粗口吧！當然，大家成年人都會明白，說「你老母」時，或許，帶有怒罵之意，但卻非常明顯的是避唔講粗口，不論是「你老母」三個字之前不說動作的「屌」字，或隱沒了「你老母」之後那個「女陰」的名詞啦！若人家不說粗口，都硬要「以言入罪」，這是甚麼法則何等霸道呀？咁這是個乜嘢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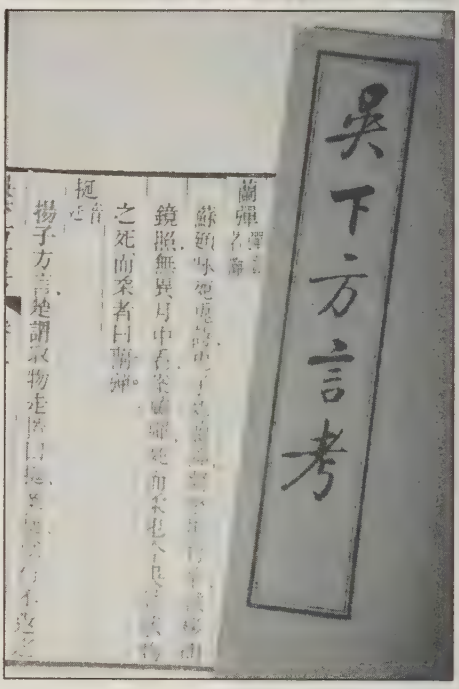
「你老母」不准用，那麼，「你阿媽」、「你鹵味」呢？請列明清單，免再生事端。

「仆街」，更不算是「粗口」？它本是一個「咒罵語」。

「仆」，粵音「puk5」，是「向前倒下」之意，詞語有「仆倒」。

「仆街」，即「仆倒街頭」，那不是「乾蹟一跤」這麼簡單，而是詛咒他人倒斃路中；中國人對死亡甚為重視，橫屍街頭，是作「不得好死」解，所以，罵人「仆街」者，即咒人「不得善終」也！當社會忌諱用「仆」音時，大家便





改說為「趿街」或「PK」，一樣常在電影、電視和電台中出現！請問廣管局有無去信做嘢。

「躝癱」，有人說是「頑疾腳病」，因「癱」了而要「躝」(爬)地，這是穿鑿附會的解釋。「躝癱」的正寫是「蘭單」，又作「蘭彈」，《辭源》的註釋，是「疲輭鬆散貌」，二千年前之晉朝，已有此詞。

我手上，有本乾隆年間成書的《吳下方言考》，內有紀錄唐朝官員蘇頲的《詠死兔》詩：「兔子死蘭彈，將來掛竹竿，試移明鏡照，無異月中看。《吳》書注：『彈』讀若『攤』，狀物之死而柔者，曰『蘭彈』。」廣東話的「死蘭彈」，本意是「毫無責任感的輭皮蛇」，就像官場中的孫公或林公公那類人，這樣優美的雅言委語，竟被無知的庸才，棒打為「粗口」，悲情嗎？

「隊冧佢」，實是江湖用語，「隊」的正字是「揨」，《康熙字典》有此字，解作「捅」也；「冧」，是廣東自創字，「倒塌」的意思。「揨冧佢」，即「刺殺他」。

現香港的酒吧內，日日都聽到有人被「揨冧」，原來是作「灌醉」解。不少江湖黑語，流入平民百姓家，化為常用語，例如「劏死牛」、「二五仔」之類；連警務處也正在研究「吹鷄」(即「召集」)還算不算是黑社會背語時，廣管局何解會大倒退，不聽特首(或中央)的話，與時不並進㗎？

從上述四個詞彙看得出，廣管局的反智干擾，是由無文化的人去執行文化事務，用無文化的思維去制裁文化生產，全球只會在中國境內發生。無知，來自權力。

臨近特首選舉在即，曾班子特意製造社會和諧氣氛，連遷拆皇后碼頭也有偈傾之時，廣管局剛砌完港台《鏗鏘集》，現又撩熨無線及電影人，到處惹事生非，毫無政治智慧，兼不畀面曾蔭權。

言語過份粗鄙，當然要有約制，但連俗語也要禁用，我們電影界的朋友，除了拍兒童劇外，就只能拍默片了！

希望，刪剪粗口事件，只屬廣管局一時失誤之獨立個案，否則，文化及輿論界又會拿來跟大陸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主旋律」政策聯想起來，一併評論，到時，那位二十四小時都係特首的曾先生，為了要做好溫家寶總理下令的「搞好選舉工程」，我相信他會識講：「你老母、正仆街、死蘭彈，同我揨冧佢！」

《明報•世紀版》，二〇〇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請給粗口一個法定身份

誰都知道《秋天的童話》是部文藝浪漫愛情片，二十年前，還膺獲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劇本」和「最佳電影」，受行內人讚賞之餘，當年票房是二千五百多萬元，可見此片的成就多高；二十多年來，在電視台重播N次，也沒甚問題，為何，最近，會突然被廣管局抽出來「鞭屍」呢？

真搔破頭皮！

當然，二十年前的標準，不一定合現時所用，但奇就奇在，廣管局選曾蔭權特首執胡錦濤口水尾說要「社會和諧」的今天，追打港台《鏗鏘集》後，再來突襲老電影，背後有何玄機呢？

二月初，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宣佈，在八個月內(即到國慶前)，所有中國衛星電視頻道(即非官方電視台)，在黃金時段必須播出「主旋律」的電視劇，即要正面唱好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及集體主義的美好形象，並將二〇〇七年定性為「電視質量年」。

我們不能太小人心態，用陰謀論，視香港特區廣管局接下「密令」，來替香港粉飾太平，或將香港大陸化，

反而，我們應支持香港政府對不公義、不公平、不合法的壞糗事，撥亂反正，治理返回正軌，這才是造福社會的能事。

以今次《秋天的童話》粗口事件為例，我們才知道，原來，在香港，只要有七百萬分之一人投訴，廣管局便會萬分積極、實幹地窮追猛打，話之你是世紀經典名片，一律要斬(刪剪也)。以我所知，當有人向廣管局投訴電視台及電台節目後，他們會先內部審視，看其嚴重程度作行動的準則，甚或不接受「無理的投訴」，而投訴人也有權上訴，廣管局便要成立小組處理。我想問，今次《秋》片的案件，來龍去脈是怎樣的呢？可否公開讓大眾知道呢？

其次，無線電視台收到廣管局的「刪剪令」後，向外公佈說廣管局不滿的粗口，有四句，分別是：「你老母」、「仆街」、「躝癱」和「隊冧佢」；新聞一出，引起影藝圈和文化界的憤怒，說該四詞不是粗口，及廣管局干擾創作自由；隔幾日，廣管局按公務員(或共產黨)的特性本能，加大打擊敵人的力度，多提兩個更嚴重的粗口詞：「Fuck」和「冚家鏟」。

身處中國最有法治的香港特區，我們應舉腳支持「有法必依」的精神，那麼，我要求有關當局請解釋，何為「躝癱」、「隊冧佢」和「冚家鏟」？它們出自何經何典的

呢？又何解「你老母」和「仆街」是粗口？香港有哪條法律，註明上述各詞不能說、不能用？是誰作主，裁定上述詞句是粗口？理據何在？

〇七年初，內地作家章詒和受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下禁令，禁售及出版她的著作，並由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公然地說：「這個人（即章詒和）的書不能出……對她是因人廢書。」章詒和立刻發公開聲明，要求有關當局「啟動法律程序」，嚴格依據公開法律，去查禁她的書，並說：「即使查禁錯了，我也可以尊重司法。」身在大陸的作家，也敢維護國家司法，若香港特區還有法律精神的話，也請給我們一個公開、公正、獨立的《秋》片刪剪事件的報告，及一次過列出所有在電影、電視不能講的用語，否則，二十年後，爭拗仍會發生。

曾蔭權說今天是香港二十年來最好的，真廢話。

《蘋果日報 • 論壇版》，二〇〇七年二月六日

請用法律來說服我

過年前，忙得一團糟；藉年假休息日，返無人做嘢的公司，執拾檯頭雜物，順便翻閱未睇的舊報紙。

一月底的《明報——星期日生活》裏，當了二十多年政治記者的李慧玲，接受鄧小樺訪問時，說：「大概就是曾蔭權上台後的日子吧！我感到身邊充滿了謊言和手段……以前最討厭甚麼都不說的被訪者，現在最討厭說話真假難分的人，他每句話背後其實都還有話。」

看到這裏，頓即想起廣管局的主席馮華健。

自香港電台《鏗鏘集》「同志戀人」和電影《秋天的童話》的裁決，引起社會爭議長達一個多月來，廣管局皆以不回應、不辯論的龜縮態度示人；直至，有九百三十一萬人次出入境遊玩的前夕，年廿九和年三十，馮華健主席才現身會見傳媒，及到電台開咪，替廣管局的裁決辯護，順便解說因工作離港三星期，先至未能第一時間回應外界批評；聽來頗嚇人，身為監察香港意識形態之一的重要旗艦廣播事務管理局，竟人丁單薄得如斯境地，除主席外，再沒有人可以站出來見人？或是，制度所限，只有主席的話，才能算數？

揀在「假期氣氛」濃烈，和無人上班的時刻出招，只是厚黑學ABC的低級班而已！

隱形一月多的馮華健，先打民意牌，發放大疊資料，說「有關廣管局的兩項裁決，影視處早前收到逾二千七百六十名市民書面意見。當中，有七百八十一人反對當局對《鏗鏘集》裁決，另有一千七百七十七人表示支持；而有關《秋天的童話》粗口對白，反對裁決有十八宗，支持當局裁決的有五宗。」並說「共有一千九百四十八人贊同廣管局裁決，即有近七十巴仙的支持率，而表示反對的，僅得八百一十二宗」云云。一大堆數字，看得人眼花繚亂，頭昏腦脹。

此際，馮華健明確認為，大部份市民仍支持廣管局的裁決，並相信這已反映普羅大眾的意見。佢真是個會做好呢份工的人才。

若馮先生真心尊重民意的話，就請勿把兩樁裁決的數據，併合公布，混淆視聽、輸打贏要啦！明明說支持當局制裁《秋》片的，只有五人，而反對的就有十八宗，何解，代表廣管局的馮先生還要死撐，不敢認一句斷錯症，判錯案呢？

難道，又要驚動全身投入選舉工程的曾蔭權，繼「教院風波」後，再次聲明此乃「政治陰謀」，及早派兵殲滅於萌芽狀態？

除了民意牌外，馮華健在接受港台《清談一點鐘》訪問中，說得最多，最有信心的，就是揮動手上那本《業務守則》，作護身符撒手鐧，多番強調，若節目涉及要求修改政府政策的話，最好在事前聲明此乃個人意見的節目，以免誤導公眾。

各位，聽得明嗎？將來，要求政府修訂政策的言論，要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才可發表啊！這就是李慧玲所言，每句話背後都還有話。

言論自由？哈哈！

講開誤導公眾的，怎能不提馮華健。

因《秋》片被廣管局列為「粗口電影」一事，引起香港導演會和編劇會關注，遂籌備在三月四日舉辦一個研討會，並發信邀請馮華健參與，怎知，馮先生在電台直播的節目中，公開說那個研討會是五號舉行，而當日他要為香港政府辦事，不能出席……

馮先生，係四號星期日呀！你唔得閒，都可以派代表出席的啊[1]！

有關廣管局向《鏗鏘集》發出之強烈勸喻，馮先生表示那並非針對和打壓同性戀議題，而是按《業務守則》的標準，認為該節目處理手法不客觀、欠平衡，沒有另一邊聲音而已！

馮先生這樣說，正正是給工商及科技局長王永平狠

狠的賞了一個耳光。為了一個內容不夠客觀的節目，咁嘅小事一樁，竟要勞動局長高調的召見廣播處長，問候一番，是王永平局長過份空閒無聊吖？定係佢小題大做，別有用心呢？

又何解，王局長不扯無線電視的邵老闆出來公審嘅？《秋天的童話》有六句粗口對白個喎！真不夠公正、持平啫！

法律界出身的人，愛按本子辦事，是天職，也是攀往成功之道。

在電台訪問中，馮華健透露廣管局裏，是有一本詞彙小冊子，早已列明哪句話可說，哪個詞不能用的了，他並振振有詞地不停說，此乃無爭議性的立場和決定。

作為傳播工作的一份子，我在此呼籲及請求馮主席立即公開那本詞彙小冊子內容，說清楚有邊句講得，邊句唔講得，好讓我等守法之人，有法可依，免誤入法網，死咗都唔知乜事！

香港是法治之區，在行使「普通法」的原則下，未經法庭裁定有罪之前，一律是當無罪看待的。廣管局指控《秋》片有粗口對白，按理，應好好的詳細提出罪證，讓它「無話可說」，好過現今後遺症蔓延，繼續燒往曾蔭權髮線後移的頭上。

雖然，上述的「無罪論」，只適用於現存的刑事法

內，但用同一觀點處理無必要的爭拗，不是比個人話有罪就有罪的惡言，更得民心嗎？

不過，說老實話，我們也明白，叫一群對語言文化毫無認知的諸公諸婆去審視極度繁複的語文工作，確為難了他們；但是，倒也反映出香港政府的文化政策之最大缺失，和凸顯委任制度的不濟。

政府沒作選舉的委任安排，本來是想找聽話聽教的自己友去為特首排難解分，點知，這棚人反過來添煩加亂，敗象盡露。沒有「文化部」制訂文化政策之餘，更見一批只懂躲藏暗角，按本子把弄權勢的「不專業人士」去執行文化事宜，怎不出岔子吖！

乜嘢質素的政府，可由其委任的庸才質素，說明一切。

最近，香港廣管局對影視的語言監控，突然上下其手，有所動作，會是偶然的嗎？

中國政府近年不斷倡議「語言立法」，由大陸商務印書館出版，陳章太所著的《語言規劃研究》，開宗明義指出：「語言文字立法是社會進步的需要」，大力推動「語言立法」，是國家政策，必須規範執行。

言論自由？哈哈！

早前，香港政府加劇推行全面普通話教學，總不會是單一個別事件吧！橫掂都係要香港人做順民，倒不如

早點出手，叫人快些習慣適應，長痛不如短痛啊！所以，趁回歸十周年的今天，我們不該再迷戀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廢話了！應理智地實事求是，在仍有少許法律權利的許可下，提出一個卑微的要求，請有關當局（不知是馮華健、曾蔭權、或是北大人），仔細的列明，將來有乜嘢，我們可以講，又有邊句話，不准提！

與此同時，可否清楚的給我解釋，點解可以講，及不准說！

龍應台教授曾給胡錦濤一公開信，是《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而我們須要的，是《請用法律來說服我》，那管有人再龜縮一個月，我們願意等待傾聽[2]。

假話說清楚，好過不出聲。

《明報 • 世紀版》，二〇〇七年三月二日

註[1]：二〇〇七年三月四日，由香港導演會主辦的「廣管局，你怎麼辦」研討會，廣管局和影視處皆有派代表出席。

註[2]：至今，二〇〇七年七月，廣管局仍沒公佈他們手上那本「粗口」詞彙小冊子。

廢柴•曾蔭權•冚家鏟

——草根話語的盛宴

二〇〇七年四月，總理溫家寶向曾蔭權頒發第三屆特首任命狀時，唸了一段曾特首祖先曾子的名訓：「士不可以不弘毅……」意說：「讀書人不可不志向遠大……」。這次「死而後已」的贈言，引起香港不同界別的各種解讀，我則覺得溫總起錯題，丟錯書包。唉！當曾蔭權係「讀書人」？

記得，早一個月前，特首選舉戰途中，候選人曾蔭權與傳媒高層茶敘，談及將來特首選舉時，本性盡露的說：「以後每一次選舉，沒可能沒競爭，一定會有競爭。香港人到時出了個『廢柴』，都會畀夠票(提名)他，一定要讓他出來選……」

據報章引述，曾先生說完這番話後，「在場人士隨即哈哈大笑」。

曾蔭權爵士出生草根低下層，懂說粗鄙俗語，一點不出奇，怪就怪在，曾先生身旁那群社會菁英的「在場人士」，何以「隨即哈哈大笑」呢？

在這個茶敘之前一天，曾蔭權以特首身份，接受香港電台專訪中，肯定了廣播事務管理局對電影《秋天的

童話》之裁決，指斥坊間不應把事件上綱上線，拉至干預創作自由去，他說：「我們現在討論的是在合家歡時段，一個爸爸抱着三、四歲的小朋友，是否應該聽到有關對白？」

曾特首所指的「有關對白」，是那被廣管局定性為「粗口」的六個詞彙：「你老母」、「仆街」、「隊冧佢」、「躝癱」、「Fuck」和「冚家鏟」。

我考查過上述前四個詞彙的來源，左睇右看，也不是「髒言穢語」，頂多只能算是「俗粗語」，尤其那個誤寫的「躝癱」，正字是「蘭彈」，《辭源》有解釋的，本是個優雅的古漢語，廣管局內諸人硬指為「粗口」，其實，是他們唔讀書，不學無術、沒知識之故。

「Fuck」，是「粗口」，無可置疑。

至於「冚家鏟」又如何？

「冚」，是廣東人的自創字，意指「全部」也。按文字專家陳雅先生的《廣州方言古語釋 • 續篇》說：

「冚家鏟」是句罵人的話。

「冚」的本字應是「咸」。

「咸」，《說文解字》云：「皆也，從口從戌。」

……

「冚家鏟」的「冚」即「皆也」義……即全部的意思。

「冚家」，顧名思義，即「全家」也。

「鏟」，通「剷」，本是「用來削平和撮取東西的長把金

屬工具」，又作「削平」和「損削」解，後引伸為「鏟除」及「消滅」的意思。

「冚家鏟」，可理解為「全家被消滅」吧！

若「鏟」音字作「削滅」意的話，其正字應要改用「剗」，古字書《小爾雅•廣詁》：「剗，滅也。」

漢代成書之《戰國策•齊策一》有云：「剗而類，破吾家。」說明戰國時期，已見「殲滅整個家族」之酷刑，即後人所說的「誅九族」也。

「誅九族」，又稱「滅九族」，是封建皇朝社會的株連制度，一人犯大罪，要株連其九代親屬，甚至對已死去的，也要劈棺鞭屍，可見多殘暴不仁。

「冚家鏟」，看成「全家連根拔的被剷起」時，廣州著名粵劇編劇家兼粵方言訓詁專家楊子靜先生的《粵語鉤沉》裏，有一條「咸家鏟」，其注解為：

咸家鏟，是廣州市井舊時最惡毒的詈語。用來咒罵人：一家橫死，斷子絕孫。

咸家，又作渾家，合家，即全家。這個市井詈語疑從唐代俗語的「渾家不殘」轉化而來。唐五代的《敦煌變文》中，屢見此語。如《舜子變》：「不得使我銀錢，若用我銀錢者，出來報官，渾家不殘性命！」《燕子賦》：「行即着網，坐即被彈，經營不進，居處不安。日埋一口，渾家不殘。」按兩賦寫的是惡人、惡鳥的凶狠行徑。

「渾家不殘」即「合家不留一命」，極似市井強徒口吻。

「殘」，「剩餘」之意，如殘山剩水，殘羹冷炙。杜甫《洗兵馬》詩：「只殘鄴城不日得。」

「不殘」省略為「𡳞」，亦甚自然。

我花大量篇幅，引述學者研究成果，就是想向那群對中國文學、文化和歷史不甚認識，卻有權有勢，又被委任操刀狂剪的廣管局諸公諸婆，說聲「冚家𡳞」，真係不是粗嘥㗎！

話說回來，曾蔭權爵士所講的「廢柴」，又是甚麼呢？坊間話語，是作「無能的人」解，可惜，暫時，查不到有文獻紀錄；然而，在我印象中，在七十年代，另一個與「廢柴」有關的俗語「偷柴」，卻是全香港所有年輕人，或中學生以上的男孩子皆懂的一個流行隱語。

「偷柴」，是指「褲襠內，男根倏然亢奮，腫脹起來，像偷了一橛柴條，暗藏袴下，彈動不得。」這尷尬的語言，現今，間中，仍會在街頭巷底聽聞，因為，這才是尋常百姓的文化和生活，直接而真實。

語言，是心意之聲，也是群族的象徵符號，甚麼人，說甚麼話，怎能掩飾，即如《秋天的童話》裏，市井而無學識的船頭尺，不說一兩句「仆街」、「躝癱」、「你老母」，又如何令觀眾感覺到草根群體的mentality，那種現實感呢？相信，不以菁英自居的香港仔曾蔭權之流很有體會吧！

近日，我因工作關係，要看多齣今年電影金像獎的

候選佳作，發現多部港產時裝片，包括成龍的《寶貝計劃》、劉國昌的《我要成名》、杜琪峰的《放•逐》、吳彥祖的《四大天王》和揚名海外的《伊莎貝拉》，全部都有講「仆街」和「躝癱」此兩俗語，猶以《寶貝計劃》裏的許冠文，更多次大叫「冚家鏟」哩！若曾特首仍死撐那無知兼冥頑不靈的廣管局，繼續讓他們不用腦，不知悔改的純按本子辦事，只懂對照手上那本「機密」的「不良詞彙」小冊子做審查準則，那叫電影／電視人如何創作？如何安心地、有自由的去創作呢？難道，「自由」呢家嘢，只有天堂才有？

當大家根本不知哪句話可講，哪句話是「不良用語」，或是「嚴重惹人反感用語」，在不想犯禁，及拍攝完畢送檢時，才知出事的大前提下，今天，只能乞求廣管局早日將那本權力無限大的「天書」，公諸於世，造福民眾！

曾先生，你一句「廢柴」，就引起哄堂大笑，想必事出有因，恕在下不才，未悟真諦，在此，請曾爵士賜教：尊貴的特首！你講「廢柴」時，有沒有想過三、四歲的小朋友，是否應該聽到這句話呢？吓！

溫總理當你係讀書人，睇得你起，才唸古詩，唔知你收唔收到？你點死（而後已），是你的事，我只想請問：何謂「廢柴」？特首！

《蘋果日報•論壇版》，二〇〇七年四月八日

後記

欲辯已忘言

吁～！

終於執好此書的稿件。

近十多年來，沒有這般用心做書了！

出版香港本土文化書籍，是我公司一貫宗旨，也是「次文化堂」的定位，我們要建立一間真正「香港人的出版社」。

雖然辛苦、難巨和孤獨，但我們自決，做得到。

「粗口」，被視為鄙俗、低級、不雅和淫褻，又或說髒話，就是沒文化的表現，甚至，在香港公共場所講粗口，是犯法，兼要罰錢坐監的！話雖如此，但爆粗言穢語的人，並無收口，連曾蔭權特首也當眾說「廢柴」一詞啦！有乜問題？

自主、敢言，是次文化出版社的傳統和精神，無人敢碰，但有意思的，由我們來做吧！

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說：「語言是人類的居所」，沒有語言，何來居所？說話，是人與生俱來的基

本本能和權利，怎可被人規範和禁用，只要為自己所言所講的後果負責，便是！

香港特區政府奇奇怪怪的，只管「廣州話」的「粗口」，是文化白癡？或是當權惡霸呢？在全中國境內，唯一最有法治精神的小特區，連「粗口」的定義，也不清不楚時，如何依法施政？如何合情合法合理的維護法律應有的尊嚴呢？像廿三條的立法，只要長官話係就係？

說話的話語權被剝削後，居所何在？

我仔細的看過「禁止在公共場所或交通工具使用粗言穢語」的條文，說「使人反感」言詞，也算違法，那麼，民建聯的主席馬力向十三億中國人說搵隻豬俾架坦克車轆吓的言論，不使人反感嗎？香港政府有無拉佢？

台灣學者南方朔先生說得對：「每一個語文字體系，都有髒話……」我們應實事求是的面對、理解。語文，是人類的文化。乜嘢民族，就有乜嘢語言文化，細究當中，可考察到他們的民族性，若打壓禁之，可引用魯平所說，是歷史的千古罪人。

叫人不說穢言，只能從教育着手，而非嚴刑侍候。

九七回歸以後，香港的本土文化已逐漸消失，不只由特區政府帶頭的去殖民地化之大清洗，就是坊間百姓

也栽個頭瞓身北上，被內地文化同化之時，也即被大中華文化吞噬而不知也！

沒有本土文化身份的人，像個沒有國籍的難民，無根，很是可憐！

認識和捍衛自家文化，是每個群族人民應有的責任。

粗口，如何鄙俗，也有它的文化意義和深層價值，不好好討論，反而誅殺打壓，是何等反智的呢？

現今，廣泛流行的港式粗口鄙語，不少是源於香港本土歷史的，即是香港歷史的一部份，若無人整理和記錄下來，這地的「文化遺產」便會崩了一角。

我相信，本書內仍有很多錯漏不足之處，唯望有識之仕來言斧正賜教。

我更相信，此書並非唯一一本「港式粗口文化研究」，希望，日後，陸續有來。

最後，一定要多謝吳昊、容若和黃仲鳴三位學者師長，二話不說的賜序支持；當然，我更銘感於心的，是看不到本書面世，而一直要我寫此書的老師，魯金先生。

再三拜謝！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小狗懶擦鞋

購買地點：……**區**……**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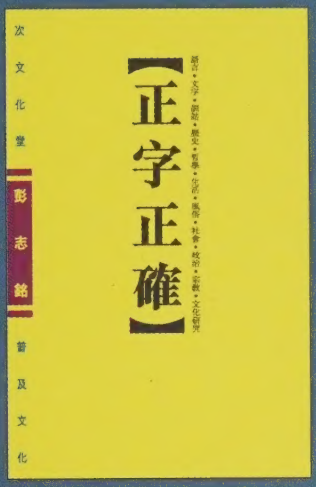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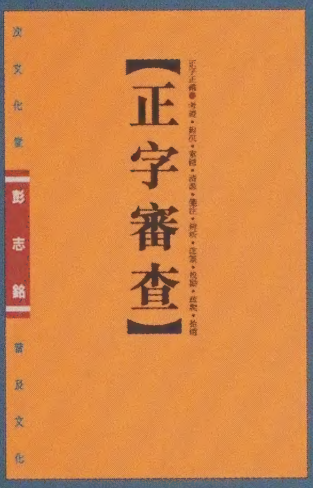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彭志銘作品



《正字正確》



《正字審查》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小九能七西

「頂你個肺」原是粗口？
「無厘頭」與「無手尾」有何關係？
「十吓十吓」說不得？
「扑嘢」來源考。
點解「大姨媽」嚟咗，會好煩？
乜嘢係「低B」？
邊間大學有開設「調理農務系」？
「釣泥鰍過海」會否犯法？
中港「P.K」各不同。

香港市井閒話集體回憶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ISBN : 978-962-992-161-3
55
9 789629 921613

SCB 454 $55
ISBN : 978-962-992-161-3
Printed in Hong Kong

封面設計：原秋白